

時 論 叢 書

美蘇戰爭的推測

方 達 文 譯



名山書局印行

大東書局總經售

1011.22
22



3 0791 1881 0

編刊時論叢書敘言

戰神像永恆無止的大氣一般，自有人類以來便籠罩着我們

處以上的人，就曾身經兩次慘不忍言的世界大戰。今日全中國全世界的人且在失業、貧困、飢饉、疫癘的種種迫害之餘，却担心着比這些更可怕的威脅，雖然和平的呼聲響徹雲霄，翻開報紙，到處都瀰漫着火藥氣味，一個大規模的戰爭才告終止，另一個規模更大的，更殘酷的毀滅性戰爭正在加緊準備着。擴充軍備，改良殺人利器，正在以空前的速度互相競爭；外交人員為一個集團、一個國家、一個階級的利益，在任何場合上爭得臉紅耳赤，間諜人員却在暗中勾心鬥角，互相窺探對方的秘密，以及從事種種挑撥離間的工作。人類終將要在戰爭中毀滅嗎？還是可以想法逃出這可悲的城運？如何避免前者，促成後者，此中包括着許多問題：國與國間如何維持平衡，達到和平相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否必須以武力來清算？如何調和各種學說和理想？如何適應更新的發明所可能形成的新環境？什麼制度和理想更適應於每一國度和世界全體？這一切都要哲學家、科學家、政治家以及許多關心人類未



來運命的人，絞盡他們的腦汁，在千鈞一髮中拿出更有效的辦法和主張來。

科學技術的進步已經使世界小到像一個複雜的大家庭，每一國中一個小小的內政問題都能牽涉到人類全體，因此除非是一個麻木不仁，醉生夢死，或根本無知的人，才能對於國內及國際間一切發展漠不關心。爲要滿足許多人無窮盡的需要，我們才決定編刊這一套叢書。

時論叢書所收集的著作，自然以討論中國問題爲主，但一切世界性有價值的論著，我們絕不忽視。我們的態度當力求無偏無頗，不存任何成見，凡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態度客觀，動機純潔的一切著作，不管他從什麼角度分析問題，更不問他屬何屬左，都在我們的歡迎之列。

時論叢書所收集的著作，以現實問題爲主，不注重純粹的學理，雖然在許多情形下純學理却是處理現實問題不可缺少的條件；就此點言，我們注重的是深入淺出，我們要使此類書籍，成爲大眾普遍的精神食糧，不希望它僅在圖書館裏佔一個空位。因此時論叢書是現實的，通俗的，客觀的。從空間言，他們所討論的都是和我們有切身關係的實際問題；從時間言，他們可以成爲這一時代的史料，反映這一時代的思想。也許我們的希望過大，但我們熱烈地希望讀者 and 批評家對於本叢書能够給以善意的批評和指教，使我們於以後選擇時知所借鏡。

時論叢書之二

美蘇戰爭的推測

Ely Culbertson 著
方達文 譯

美蘇戰爭的推測目次

譯者序	一——四
著者原序	五——八
第一章 莫失去了和平的時機	一——九
第二章 誰逼我們走上戰爭的道路	一〇——一七
第三章 美國爲何疑懼蘇聯	一八——二四
第四章 蘇聯爲何疑懼美國	二五——三〇
第五章 美國的外交政策往那裏走	三一——四五
第六章 毛病百出的聯合國機構	四六——六一
第七章 戰爭是廢不了了嗎	六二——六八
第八章 怎樣才能避免美蘇戰爭	六九——九五
第九章 未來的前途	九六——一〇一

譯者序

今日國際間的中心問題，實際上就是美蘇兩國間的問題。遠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蘇間的猜忌和不信任即日趨明顯，以致今日在歐亞兩洲美蘇勢力的前哨處，不斷演成兩大陣營的衝突和摩擦。由列次和會的成果看來，今後兩大國之間似乎並沒有能夠繼續信賴與合作的希望。而且雙方都在暗中擴充軍備，研究科學武器，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劍痛未消，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暗影又籠罩到世界各處了。那麼美蘇兩國之間，是不是終於難免一戰？如果戰爭難以避免的話，主要的原因是在那裏？戰爭的爆發大概要在什麼時候？是蘇聯先動手呢？還是美國先動手？戰爭發生後是那一方實有勝利的把握和希望？在戰爭爆發前的今後數年或數十年之內，兩國實力的比較和消長是怎樣情形？兩國國內的人士，對於這次戰爭是懷抱着什麼見解？這次戰爭是不是有方法可以避免？如果是有法避免的話，在事前應當採用什麼方略？像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凡是關心時事的人，總都是常常放在心中思量的。

本書的作者 Ely Culbertson，在美國是以善於分析國際問題出名的。提起他的名字來，有許多人會立刻想到撲克牌，因為他曾創出一種撲克牌的體系（Contact Bridge），因之馳名於世界。但是研究撲克不過是他的業餘嗜好，他真正的專長乃是在研究羣衆心理和改進羣衆運動，在這方面他曾下過二十多年的工夫。他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人，對於哲學、歷史、經濟學等，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有渴望了解人類的心，同時並有渴望改善人類行動的熱情。他自己一生的經歷也是很富有曲折和奇趣的。他曾經進過六個著名的大學，但也曾當過貧苦的農民。有一個時期他曾流浪於江湖行乞，並利用科學的賭博方法以維持生活。可是他天生頭腦明晰，思考力過人。他做出的事情，總都是新穎而富創造性的。他曾著「人生奇遇記」一書，敘述他自己一生的經歷。文藝批評家 Burton Rascoe 曾稱讚該書為古今來最偉大自傳文學之一。一九四五年，他又作了「全體和平」（Total Peace）一書，提出他自己所獨創的和平方案，貢獻於世界，曾在美國讀書界闖動一時。一九四六年，他完成了現在這本著作。本書原名「我們一定要和蘇聯開戰嗎？」（Must We Fight Russia?）譯者為簡短便利計，譯為「美蘇戰爭的推測」。著者在這書裏，一方面詳細分析美蘇兩國在國際上不同的立場

，一方面討論美蘇戰爭可否避免之種種問題。美國幾個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像 Elmer Davis, Dorothy Thompson, Max Eastman, Lancelot Hogben, 對於他的著作都極爲推崇。

著者認爲現在國際間的政治純粹是強權政治，毫無法律和公理之可言。在這種毫無法律和其他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美蘇兩大強國間的疑懼是不會消滅的。因疑懼而引起軍備競爭，因軍備競爭而誘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那是必經的過程。著者對於美蘇兩國的科學、工業、政治、輿論等，以及此等情勢於最近將來之可能的發展，作一個客觀的估計和比較，用以測定雙方戰爭的實力。但著者是位痛惡戰爭的人，他總希望這次戰爭能夠避免。不過他認爲現在的聯合國機構並無限制軍備和制止戰爭的能力，而安理事會裏否決權的存在，他尤其認爲滑稽。所以他主張美國應利用其目前在國際上的優勢，挺身而出，爲世界上建立永久和平的基業。他主張改組現在的聯合國機構，修正現在的聯合國憲章。著者在他的書中自己說，他愛蘇聯和愛美國一樣，所以他提出的方案都是站在雙方的立場，兩方面同時打算。可是我們若把他的書從頭細讀一遍，就會覺得他的書仍然是純粹站在美國的立場寫的。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真能

照他所提出的方案做去，國際間的侵略戰爭的確可以完全消滅。不但蘇聯無從施行其擴張領土的野心，就是美國也得放棄其帝國主義的企圖。若站在整個世界和平的立場上看，他的建議也不能算不公平。著者是一位極端愛好和平的人，那是毫無疑義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譯者

【註】

著者原序

「我們一定要和蘇聯開戰嗎？」我採用這個標題來做本書的名字，是經過相當考慮的。我的意思是把美國國民們心裏所常思慮而嘴裏從未說出的問題公開地提出來討論，將來的世界和平能否確立，人類福利能否保全，就完全看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能否有圓滿的答覆。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的時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暗影就已經投射到世界各處了。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國家，彼此之間，衝突日劇。但未來的戰爭却要和已往不同，將要是原子戰爭了。假如不把現在的聯合國機構加以澈底的改組，使它成爲一個能制止戰爭的機構，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很難倖免的。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兩個可能的時機：第一，三五年後，美國領導着世界上其餘民主主義的國家，去遏止共產主義國家對於全世界的威脅。第二，假如前述的戰爭不發生，則十年或十五年後，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歐亞兩洲，將聯合起來發動戰爭，以求解脫英美的控制。這兩

種可能的戰爭，無論那一種爆發，都要將人類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其實這兩種戰爭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們在事先加以適當的佈置。避免這次戰爭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修正聯合國憲章，使英美現在無法威脅蘇聯的生存，使蘇聯他日無法威脅英美的安全。空洞地勸告，叫雙方不要發動戰爭，叫雙方互相信賴，那都是無用的。因為現在國際間的強權政治不是用催眠式的勸告所能制止的，國際間的猜忌和疑懼心理，也不是全憑信心所能消滅的。詆毀戰爭，祈求和平，都屬徒託空言，無濟於事。無論是親蘇派或反蘇派那一方面都不能免去美蘇兩國間的猜忌和疑懼。必得像我這種能愛蘇聯和愛美國一樣的人都一齊挺身出來為消滅美蘇間的疑懼而奮鬥，和平的前途才有希望。其實疑懼本身不過是一種徵候。疑懼心理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所有侵略戰爭發生的原因是一樣的。那就是因為世界上國家與國家之間並無法律之存在，一切國際政治全憑強權來推動。

在某種意義之下，核心理學家的工作和社會科學家的工作恰巧是相反的。核心理學家的工作在分裂原子，社會科學家的工作應當將「社會原子」組合在一塊。原子科學家將古今來原子構造的秘密公佈於世界，現在的社會科學家也應當創造一個新的

社會機構來適應人類的需要。如若不然，原子恐怕就要毀滅人類了。明白言之，我們應當建立一個永久有效的國際機構，使其能根本剔除原子的威脅和其他的軍事侵略。現在我們已經快要失去了原子和平。但是這種和平我們是可能獲得的。獲得這種和平的重大任務，應該落在我們民主主義的美國肩上。

我是一個研究社會運動和國際問題的人，在這方面曾經費去了半生的心血。我深信拯救世界的偉業並不一定握在斯大林或那位美國大總統的手裏。美國大總統如果沒有一個爲全國各界領袖們所擁護的完善的外交政策，大總統也是無能爲力的。惟有美國的國民才能够拯救美國，也惟有美國才能够拯救世界。

今天這拯救世界的偉業實在是在那許多有思想的美國國民的肩上。在莫斯科、倫敦、巴黎或華盛頓所發生的事情，並不足以決定世界大勢。世界的興廢實際上完全繫在像韋池塔 (Wichta)，阿部噶爾克 (Abunquerque) 這些地方，以及像我國的許多大城市和無數的小城市。幾個少數的蘇聯共產黨領袖，和英法的一羣政客們都沒有左右世界命運的力量。只有那數十萬美國民主主義的各界領袖們，才真能決定世界將來的狀況。

美國的輿論分歧雖是事實，但若有了具體可行的外交政策以後，輿論自會漸趨一致的。許多人一聽了外交政策一個名詞，就會嚇退三舍，認為是一件複雜困難的事。其實外交問題在基本上是很簡單的。假如世界上的問題及其解決的途徑，都能清清楚楚地呈送到具有思想的美國國民面前——當然不是用政治標語或專門術語——我相信國民們都會知道如何處理。國民們所應具有的智識是一種對於時局的透視和測量問題的尺碼。在實際上，這些一向對外交問題欠缺興趣的國民們，判斷起事情來，比那些專家們還要合乎情理，因為普通一般國民們是沒有偏見的。他們不像那些所謂專家們者，腦子裏充滿了些骨董智識。那些骨董智識在數十年前也許是有用的，但在目前却是一錢不值了。

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應當是獲得一種測量時局所投暗影的尺碼。尺碼錯了，或量法膚淺，所得的結論也錯誤和膚淺。只要有了客觀的科學尺碼，任何人都可對時局作正確的判斷和推測。所以普通一般國民，為自身和子孫計，挺身來參加世界和平運動，是理所當然，不足驚奇的。

一九四六年著者

第一章 莫失去了和平的時機

杜魯門：「將原子彈放任任在無法律的世界上，實在是太危險了！」

時間在一九五〇年：四五個衣裝華麗的旅行家，帶着充裕的旅費和偽造的護照來到紐約。他們的行李由情況不明的船隻秘密地運來。他們到旅館裏開了房間，將箱子打開，拿出兩枚最新設計的原子弹。他們將那兩枚定時炸彈藏在適宜的地方，就悄悄地離開了紐約。同時，在費城、波士頓、芝加哥、狄特羅特等主要都市也有這同類的旅行家做這同樣的工作。於是在轉瞬之間，美國三十幾個大城市齊聲震，死傷人民三千萬，但其餘的國民還不知道來攻擊的敵人是誰，接着，噴式的火箭彈就紛紛降落在繁華的工業中心地帶；數小時後，空運而來的軍隊紛紛降陸，用以肅清地上的抵抗並佔領全國。

像上述一段事情，並不能完全斥之為幻想，原子彈的威力在科學上已經成為確切無疑的事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要用去六年的光陰，動員一萬萬一千萬兵士，耗去炸藥數百萬噸，才殺得死傷人民三千萬。但今後三千萬人民的生命在一秒鐘之內就可以完全消滅了。美國的任何家庭都不能再替他們的子孫作何等打算。數百萬人民，可以在不知不覺之間，一齊置於死地，使其無所逃避，自有歷史

以來，還總算是第一次。

這些事情因為好像太離奇了，所以有些國民對之都難以置信。他們都好像還覺得原子彈是件很模糊渺茫的事情。同時還有一件同樣莫明其妙的事情，那就是我國的政客和國務院人士們，都在空費歷史上最寶貴的光陰，對於原子彈的威脅未加以絲毫注意。要知道原子彈的威脅並不是無法免除的事。物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認為原子彈的有效統制並非困難。而且我們在世界上也並非無力去加以統制。今天美國的力量是無限的。我們有龐大的武力，還有無邊的道義力——世界上五分之四的人民都擁護我們。像這樣偉大的力量，除了時間以外，是沒有別的東西能加以限制的。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整齊聯合國憲章的規式，和推行這個規式的決心。尤其是在別的國家——特別是蘇聯——沒有製造出原子彈以前，我們要努力貫徹我們的主張。

失去了原子和平

我們國內的政客們糊裏糊塗地混過了一九四五年，並且還要繼續往前瞎混。我們幾百萬美國國民的生命，很可能在數年之後都葬送在自己城市的廢墟裏。這不是美國歷史上可驚可慘的事嗎？假如我們仍然像這樣若無其事地住在「感人的樂園」裏，那種慘劇一定是會降臨的。假如那種慘劇降臨後，我們回憶起現在所耗去的寶貴的年月，就是再用血淚來懺悔，又有什麼用呢？假如我們在適當的時期

內可以知道我們的敵人是誰，我們的確也還可以拿起我們所餘剩的武器去摧毀敵人的城市，以為報復，聊以自慰。但是我們對於那些不該死而死了的國民，將怎樣對得住呢？我們並不是沒有制止這種慘毒的力量，只不過時限很短而已。假如我們欠缺貫徹施行這種制止方案的意志力，我們就不能自辭其咎了。

「我們快要失去了原子和平！」我希望把這件驚人的事實，用火樣的文字，刻在每位美國國民的心裏。明顯而難避的危險當前，當政諸公還是漫不經心地浪費時間與力量，像這種國家在歷史上是少有的。要知道歷史真會不客氣地證明這個慘劇給我們看。

我希望每位美國國民都去仔細考察時局，並且暗中自問：自從原子彈在廣島顯了威以後，政府會做過什麼事去免除原子彈的危險？我們的國務院會提出什麼具體有效的方案去修正聯合國憲章？對於滑稽可憐的否決權，會想過什麼處置的辦法？對於原子彈和其餘有破壞性的武器，會有過什麼有效的統制和監督？對於國際間強暴之徒，有過什麼國際法庭和國際警察去加以制止？在過去這些寶貴的年月，我國的衞衞諸公會經做過些什麼事情？在所餘的這點寶貴的年月中，這些衞衞諸公又能做些什麼事？

可痛心的事實是我們沒有前進一步，我們不過在膚淺的言論裏打圈子。我們雖然有莫大的勢力，我國的政客們却將上帝賜給我們的寶貴光陰耗費在細枝末節上。我國的外交家甚至能為新幾內亞的土

人託管問題，和希臘北部的邊境問題而奮鬥，我國的政客們在聯合國倫敦會議席上所做的不值一錢的事情，和原子革命的偉大成就對比起來，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原子革命可以使人類文明毀滅，但也可以使人類社會展開從未有有的繁榮。我們萬不可看輕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

我們在新大陸上已經過了三百年太平的日子。一九四五年，勝利後的美國在世界上成爲最強大的國家。在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兩年，我們仍然可以保持安全和強大。但是再往後怎樣呢？恐怕原子彈要不答應了！

歷史賜給我們過去一年的好時光，但是我們却把它浪費了，沒有好好加以利用！我們在埋怨汽車上的零件不夠用。我們在憤恨勞資雙方的糾紛。其實勞資雙方都是因爲太肥太富了，所以才互相爭執，不肯罷休。我國的自由份子，只不過墜目作壁上觀。參議院裏的反動份子們還要花了很多時光去研究珍珠港事件，好像想在羅斯福靈魂的尾巴上繫上一件什麼東西似的。但是他們對於未來無數可能的珍珠港事件却毫不關心。我們的國務院也在些外交會議上空費許多光陰，想覓取個協調的地步。其實我們現在若想免去原子威脅，本是輕而易舉的事。只是假如我們現在不趕快動手，假如我們現在多空費一分光陰，多遲延一天的話，將來免除原子威脅的工作就多加一層困難。

邱吉爾曾說過一番中肯的話。他說：「像美國現在這樣的地位，也不過再隔三四年就要被別國趕上了。在還三四年之內，我們應當努力改造國際間的關係，使今後人類不致再爲野心與偏見之故，被

此互相殘殺。我們更應當組織一個有權力的國際團體，以維持人間之和平與正義。而且最重要的，我們應當爭取時間，迎頭趕上去做。我們不可錯過一天的時間，空費一分的元陰。」

原子軍備的競爭

凡是對蘇聯有認識的人，都會知道蘇聯所花費於研究原子能的經費，比美國所花費的二十萬萬要多得多了。蘇聯的統治者們，於支出經費時，不須要和議會討價還價。蘇聯的共產狂徒和各地的旅行家早已都把原子彈的祕密探聽去了。在一九四八年左右，或者更早一點，蘇聯一定可以造出很多的原子彈。

不僅蘇聯是如此。這種原子革命的潮流，早已以非常的速度侵入世界各處的科學實驗室裏去了。在若干年之內，有很多國家都可以製造原子彈。英美人士所認為的原子祕密，其實早已無祕密之可言了。實際上現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國家都在作原子軍備的競爭，都在建造那最凶狠的殺人武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產生一種新式的地下工作者，所謂原子武器的地下工作者。有些外國的祕密工作份子一定都在暗中計劃破壞我們的大都市。譬如說，巨哥斯拉夫的提脫（Tito），他將來厭惡美國也許要比現在更甚。他很可能派遣他的信徒祕密地運來滿裝原子彈的箱籠。還有那些託庇在波蘭共產政府下的德國教授們，也許會祕密發動侵略美國的戰爭，只要波蘭的共產政府默許他們。假如我們的紐約、

芝加哥和狄特羅等重要都市都炸平了，我們再去調查原子彈是從那裏偷運進來的，還有什麼用處呢？試想原子彈握在外國全體主義黨徒的手裏，其危險是多麼大！同時再想一想，我國的政客和國務院裏的人士們所做的事情，又是多麼無關輕重！其實這種原子彈的危險，我們在過去以及最近的將來，是很有力量去防止的。何以蘇聯政府對於共產蘇聯的前途能有個具體遠大的計劃，而我們的政府就不能為美國的前途定一個具體遠大的外交政策呢？凡是我們有思想的美國國民，應該知道要爭取時間，去保持原子和平！

爲什麼要管制科學武器

如果說原子武器的破壞力會使人類自然覺悟，而且會自動去樹立一個永久和平的時代，這話未免太天真了！我們不能將世界未來的命運信託於這樣幼稚的臆斷。一羣貪婪狂妄的黨徒，把握着一國的政權，不見得就會自動地不使用原子彈。歷史上的事實告訴我們，狂妄的征服者，當有新武器在手的時候，希望徵倖成功的念頭，比害怕戰爭殘酷的心要強得多了。

許多人舉出第二次世界大戰裏沒有動用毒瓦斯做例子，說是怕對方報復的行動。報復的威脅固然是個很好的武器，但第二次世界大戰裏沒有動用毒瓦斯還不是因為怕對方的報復，乃是毒瓦斯本身的相對效力問題，防禦毒瓦斯的方法很容易，而且毒瓦斯對於人類和工業設備的破壞力也不够強度。但

是原子彈的情形就不同了。原子彈有極大的突擊和破壞的效能，且於攻擊時容易保守秘密，對於贖武的軍人極爲合用。

對於原子彈現在也還沒有良好的防禦武器，而且在最近的將來，也似乎並沒有發明這種防禦武器的可能。普通一般的原則，總是說凡是攻擊武器，都可以有防禦的武器來對付它。但原子彈將成爲例外。滿天空的飛機和網一樣的雷達設備，也不能絕對禁止載原子彈的飛機飛進來。海岸線遙遙數千里，更無法防止原子彈偷運上陸。且在不久的將來，將更有V形火箭運輸機或其他有效方法出現，以作載運原子彈之用。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裏所用的各種陸海軍武器也還不會因原子彈之發明而完全歸於無用，在數十年或百餘年後，如果原子革命整個改變了現在的工業現狀，也許這些武器會完全失效。但在未到達那個時代以前，原子彈雖利害，也還不過是近代複雜戰爭機械中之一種。

第三次世界大戰降臨時，原子彈將和其他武器如飛機、軍艦、化學武器、火箭砲、野戰砲、步槍刺刀等同時並用。原子彈最有效的用途是破壞都市。如果是一片廣大的領土，有兵工廠分散潛藏其內，單憑原子彈並不能將其佔領。此種佔領工作尚須陸上部隊協助始能完成。還有一層，如果敵人的原子彈生產機構沒有完全被破壞，戰爭也不能算是得到最後勝利。像這種徹底破壞敵人原子彈工廠的工作，也得要有大批訓練有素的兵隊。第三層，原子彈對於稀疏的目標，和極爲分散的敵人部隊，效力

顯然是不夠的。要攻克這類的敵人，也須得訓練有素的兵隊，在飛機軍艦協助之下，始能完成其任務。由此可見海陸空軍仍將各自握有其霸權。

管制科學武器的方法

原子彈和其他重武器在今日是互相依賴的。管制原子彈，同時也要管制其他重武器。管制其一，就要牽涉其二。

只是管制原子彈和其他重武器也還不夠，其他科學的破壞性武器也還很多。人類殺人的技能真是無限的！我們還有一種細菌武器，可以毀滅禾苗，其威力也不亞於原子彈，現在已經不算軍事秘密了。能在原子炸彈下或其他炸藥下逃出生命的人，也許會喪生於飢饉和瘟疫。所以我們不但要管制原子彈，凡是具有高度破壞性的各種武器都要加以管制才對。

美國列次禁酒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提煉酒精的方法很多，管制酒精的生產極為困難。輕武器如步槍、機關槍、小鋼砲等，皆將因此同樣原因而難以管制。但談到科學武器時，情形就不同了。

科學武器因為生產困難，所以容易控制。譬如飛機、坦克車、航空母艦等之製造，皆需要極豐富的資源，成千成萬的熟練工人，以及規模龐大的工廠。原子彈的製造就更困難了。原子彈的基本原料是釷子能，原子能的來源係出自幾種稀元素。這幾種稀元素的取得，須經過大規模的採礦過程。要想

製成一定量易於控制的原子能，更須要經過複雜的製造程序。

假如我們賦與一種國際機構以權能，使其監督管制原子能的製造與用途，原子彈即可被管制。假如我們再使這個國際機構有權監督管制大規模的兵工廠，則其餘的重武器亦可同樣被管制。

原子能的發現震驚了全世界，這是人類自發現火以來的第二件偉大發現。由於原子能的發現，將使人類的可能趨勢不外兩種：一是原子能用於戰爭，人類所有的文明全遭毀滅；一是原子能用於和平工業，人類社會將達到從來未有的繁榮。在最近的將來，人類將走向那條路？這就全看美國和其他愛和平的國家怎樣運用他們的力量了。如果渴望和平的話，美國就應當立刻樹立一個世界集體和平的機關，將所有的科學武器都加以永久和有效的控制，使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發動侵略戰爭。

第二章 誰逼我們走上戰爭的道路

百年前法國的政治家杜克威(Tocqueville) (一八〇五—一八五九)曾經

對美蘇兩國作過這樣的評論：「兩國的出發點不同，兩國所經的道路各

異，但兩國都好像受有天意，要去支配東西兩半個地球。」

聯合國在軍事上雖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勝利，但因聯合國彼此間的關係很欠協調，所以又引起了全世界的軍備競爭。競爭的對象不僅是原子彈而已，凡是軍艦、飛機、坦克、大砲，以及其他無數的新式機械都包括在內。因為這些都是下一次戰爭時征服敵人所必需的武器。現在大大小小的國家，都藉擴充軍備以求自身將來的安全。戰爭才結束，蘇聯勦滅過從來未有的龐大軍事預算，將國民徵兵年齡降低至十四歲。除蘇聯外，中國亦在盡力擴充軍備。美國則打破歷史的先例，在平時亦保持了征兵制度。

將來一定也和過去一樣，各國的專家們要集合在一起開許多裁軍會議。在聯合國機構後援之下，也許會通過許多空洞的計劃，與人民以精神上的安慰。但歷史的前例在先，紙上的協定抵不住事實的

要求，軍備競爭仍然是要繼續下去的。

逼迫各國走上軍備競爭和戰爭道路的，是國際間強權政治的力量。今日獨立國家間的彼此關係，完全受強權政治的支配。國際之間，並無一個中央最高權力機關，能够制裁侵略國或保護和平國。

一切侵略戰爭的根本原因，都是因為國際間沒有一個中央最高權力機關的存在。無論國家與國家之間，或團體與團體之間，或個人與個人之間，如果沒有在上的權力機關存在，可以制裁強暴保護弱小，侵略行為總是難免的。就是在一個荒僻的村莊上，也有一個維持秩序的中央權力機關，所以村莊能獲得和平。國際間因為沒有中央權力機關，所以國際間就要有戰爭。

但是聯合國為什麼不建立一個有效的中央權力機關，用以消滅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而去制止侵略戰爭呢？這事本來是可以辦到的。將聯合國憲章上加三條修正案，使國際間有一種最高的法律，有依法裁判的法官，有維持法律的武力，國際間的和平自然就可以達到。如若不然，國際間就難免被強權政治所支配。

今日事實上的情況

什麼是強權政治呢？下個簡單的定義，強權政治就是強大的國家採用武力政策去達到他所有的目的。在強權政治下，國際間是一個暴亂無秩序的社會。一國可以自由與他國訂立軍事同盟，可以自由

發動侵略戰爭，可以隨意干涉別國的內政，可以動用武力爲自身擴充利益。再簡言之，強權政治就是荒野叢林裏原始社會狀況的一種外交名詞。在國際無政府無法律的狀態下，任何國家都逃不了強權政治的支配。只要國際間有一個政府有動用武力的可能，別的國家也必須各自作同樣的準備。只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累積了許多武備，別的國家也一定要設法和它競爭。一個強大國家的生存完全憑靠自己的武力。弱者常有被強者攻破和滅亡的危險。小國之所以能存在，多半是因爲大國們都正在互相競爭的原故。

幼稚的政客們常說，聯合國憲章已經將強權政治廢止了。這完全是騙人的話。今日的聯合國機構不過是掩蔽強權政治的輕便帷幕而已。它有一個裝飾品式的中央權力機關，用以欺騙一般民衆。它有一個否決權的特別規定，使中央的權力機關無法施展它的權力。若有一國侵略別國，該侵略國就可以利用它的否決權去反對聯合國機構干涉它的侵略行爲。這種否決權就好像是完全爲侵略者的方便而設的。國際間強權政治的作用自從舊金山會議以後可以說是完全暴露無遺了。蘇聯的統治者雖表面虔誠贊助聯合國憲章，而實際上這兩年來蘇聯在強權政治上的成就比過去帝俄時代數百年來的成就還要大。凱斯拉夫的梦想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了。歷代的沙皇都是爲攫取斯拉夫土地而不斷地侵略土耳其。現在納粹維埃統治者不但要利用強權政治的手腕去團結三萬萬斯拉夫人民而實現大斯拉夫主義，而且還要實現共產主義凱斯拉夫的梦想。

我們必須將今日現實的狀況和我們將來的目的分別清楚。我們將來的目的是要國際間有一個有實力的中央權力機關，來代替現在的強權政治。我們現在單是恨罵實行強權政治的國家是無用的。

強權政治的二個基本原則

同樣的原因總是產生同樣的結果。美國禁酒時期芝加哥犯罪黨徒所用的強權政治手腕和古代巴比倫、埃及、阿西里亞諸國間的競爭情形是一樣的。羅馬與佩太基的戰爭，和現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蘇俄間的競爭也是一樣的。就是將來美蘇兩國為爭霸世界而衝突的情形，也不會有什麼兩樣。強權政治的內容與表現雖極複雜，但看了下列三個基本原則後，也可以得到一個概念了。

強權政治的第一個原則：一個強大的國家，對於它的爭霸者是絲毫不加信任的。過去歷史上會有許多國家因錯信對手的善意而吃虧。兩個大國間訂立條約，也就好像兩個人孤注一擲地賭博，連一位第三者的賭莊都沒有。大國彼此間所訂的條約能否履行，全由當時形勢而決定。時勢有了變遷，對於條約的解釋也就不同。除非像是郵政條約，向來很少遭破壞。現在的聯合國憲章，對於過去大西洋憲章裏的條款，就正式加以澈底的破壞。自德黑蘭會議以來，三巨頭間所正式議定的許多條款，在現在的聯合國憲章裏都加了不同的解釋。這並不是說，凡是政府都是萬惡的。統治者們的諾言也許是天花亂墜，但實踐的總很少。而且一國的政府如果改組了，該國的國內國外諸情況也都將變更。一九四〇

年，法國撤下了它最忠實的同盟國英國。邱吉爾雖再三懇求成立一個聯邦同盟，也屬無效。

在戰爭時期，軍事同盟之所以可貴，是因為有共同的敵人在。戰爭結束後，同盟所以立刻解體者，因為沒有中央最高的權力機關可以強迫同盟國雙方繼續履行條約。同盟國之間雖明白答應在戰後繼續履行同盟條約以維持永久之和平，實際上皆屬無用。這種諾言在歷史上也不知道已經有過幾千萬次，可也不知道已經遭破壞過幾千萬次了。共同的敵人消滅了以後，疑懼的心理就會轉回到自己從前同盟的國家。凡是得勝的國家，都希望自己的勢力增強，都希望那從前是自己的同盟國而現在成爲自己的爭霸者的國家，勢力日漸削弱。

同盟條約雖也和個人間彼此所訂的契約是一樣，可是沒有法律和法官能強迫雙方履行其義務。因此之故，歷史上所有的軍事同盟——就連現在的三巨頭同盟也包括在內——都不能長久存在。聯合國機構的成立是假設戰後三巨頭同盟仍然可以繼續存在而不致破壞的。這種假設完全是一種錯覺，毫無歷史的或其他現實局面的保證。現在一般唱高調的人，說是不妨對蘇聯加以信賴。這種人不是幼稚無知便是自欺欺人。

強權政治的第二個法則：國際間既無法律的存在，制止一國用武力擴張領土的办法，惟有恃另外一國的武力。大國常因欲獲得領土，或經濟政治上的領導權，而常行用武力擴張勢力。假如別的國家不起來制止它，它是永遠繼續擴張的。國勢既日益擴張，所以武備亦隨之擴張；武備既擴張不已，則

國勢的擴張當然沒有止境了。這樣的國家，前途只有兩個可能的途徑：一是該國征服全世界，一是別的國家一齊聯合起來反抗它的侵略。過去世界上著名的戰爭，動輒繼續數百年，但今日因交通與武裝的空前進步，征服全世界的戰爭也不過需要幾年就夠了。

強權政治的第三個法則：一國不斷地擴張勢力，比它更強的國家見了害怕，當時須用武力去加以遏止。過去的許多勢力均衡主義和預防式的戰爭發生，都是因為這第三個法則而起的。國際政治上的原則，有時和實理是一樣的，與其有了病以後再治療，不如預先打「預防針」了。美國對德日兩國的戰爭實際上都是大規模預防式的戰爭。假如我們當初不傾全力去逼制他們，他們後日一定要征服我們的。假如我們再遲幾年動手，等他們在歐亞兩洲都佈置就緒，他們的武力就要超過我們了。到那時我們對他們只好俯首稱命。所以我們對於德日兩國所打的仗並不是白打的，在戰爭裏死去的美國人民，是為國家的生存而犧牲的。

站在勢力均衡的立場上看，一個擴張武力的國家，它對於我們的態度是否友善是並不關重要的。希特拉會屢次聲明說，他對於西半球並不懷抱絲毫興趣。但是緊要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強國「打算」怎麼幹，而是那個強國如果有了充分的力量以後，「能够」怎麼幹。在強權政治的世界上，強國用征服的手段，或用劃分勢力範圍的手段，去制止弱國擴充武力，這是強國為求生存所付出的代價。像這種求生存代價，在過去三百年中，大英帝國也不知付出多少了。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年間，其實法國

• 強權的爭奪上走的是何種路。

用少數的兵隊就可以把希特拉壓下去的，然而法國當時却不肯先付這種代價，所以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均勢政策僅能使預防式的戰爭成功，而不能根本消滅戰爭。這不過是用血肉來保險，以防止在將來的戰爭上有更大的失敗。國與國之間因勢力均衡，互相牽掣，乃得暫時保持和平。但不久以後，如若有的國家勢力膨脹，均勢的現狀破壞，新戰爭仍然是要發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定時炸彈

無論是在強權政治下或均衡勢力下，國際間皆免不了疑懼的存在。國際間的疑懼有增無減，是今日明顯的事實。蘇聯所懼的是在英美領導下資本主義國家的聯合陣線。所以蘇聯總想趕快擴充武力和新勢力範圍。英國在擔心它自身的命運，所以也急急乎想樹立它的勢力範圍，想憑藉集體安全的力量去抵抗任何侵略，同時還想保持美蘇兩國間勢力的均衡。法國和其餘歐洲的國家對於這三個強國都存着害怕的心。它們因不願做這三個強國的附庸，所以它們總希望全歐洲能一致團結起來，共同抵抗這三國的侵略。中歐的蘇聯和英美在中國的國土上再劃分勢力範圍，所以一方面努力於國內的統一運動，一方面想假借外國的經濟力，去完成它國內的工業化。

美國所懼怕的是那勢力日漸膨脹的蘇聯，因為蘇聯在十五年後或許會造出比美國更厲害的科學武

器。所以在美國各處都發生了這樣的談話題材：「我們應該怎樣去制止蘇聯呢？」有些主戰份子甚至又在那裏高談預防式的戰爭，似乎又想把這類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定時炸彈安放於什麼適宜的地方了。美蘇兩個國家佔了地球上最大的面積；歷史好像命定了這兩個非常的國家去決定人類的命運。兩國的文明與其說是互相衝突的，不如說是互相補充的。兩國的人民和兩國的領袖們，都是同樣地在尋求正義與和平。美蘇戰爭如果發生，人類將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但這些事實並不足以消除兩國在強權政治下所引起的相互疑懼。現在的強權政治漸使這兩國的對立日趨尖銳化。

免除強權政治的辦法真是一點也沒有嗎？美蘇兩國，以及其餘一些國家，就真不能和平相處嗎？方法是有的，不過只有一個。那就是建立一個新的國際機構，使世界在此機構之下，一國不能侵略他國，違者要受國際力量的制裁。只有在全世界集體安全的制度下美國才能得到永久的安全，此外沒有別的路可走。假如我們不能制服戰爭的話，戰爭將來一定要制服我們的。

• 路邊的爭執上走的大輪船 •

第三章 美國爲何疑懼蘇聯

莫洛托夫：「吾人當急起直追，以求吾國之繁榮。吾人亦將有原子能以及其他各物。」

現在英美當局對於蘇聯勢力的興起充滿了疑懼的心情。這種疑懼心情是應該的嗎？我說這是應該的，不管現在的蘇聯政府是否可以信任，在強權政治的世界上，國際間所有的疑懼都是應該的。

有些美國人士對於蘇聯並不懷抱什麼憂慮，他們對於美國的力量有一種空虛而神祕的自恃心。他們認爲將來無論什麼事態發生，美國龐大的工業生產力在必要時總是會壓倒蘇聯的。他們說：「就是在原子戰爭上，美國也將得到最後的勝利。凡對工業的霸主美國冒險進攻的國家，其自身必遭毀滅。」這種推論是很錯誤的，清談強權政治的人忘記了國際間勢力的消長和戰爭武器的變更是一樣快。數百年以來，歐洲政局所以能比較安定者，是因爲有英法德奧俄五個勢均力敵的國家同時存在的緣故。現在這均勢早已崩潰了。現在世界上真正的強國只有兩個。在舊大陸上的是蘇聯，在新大陸上的是美國。這兩個國因此互相疑懼而演成了捨命的鬥爭，這種鬥爭在強權政治下是無法避免的。

在競爭世界霸權的事業上，歐亞一帶的人民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舊大陸和新大陸人口的比例是十

興一。工業革命在舊大陸上也是加速地發展使美國的龐大軍需生產力不能獨步於前。將來國際間勢力的消長，顯然對於美國是不利的，歐亞的人民只要受了鼓動以後，不見得沒有支配世界的野心。在美國這方面，只有英國還是個可靠的同盟國，若以過去有維琪政府的經驗看來，就連法國都是靠不住的。將來整個舊大陸聯合起來，反對英美獨霸世界，那是很可能的事。亞洲的人民，對於那自視過高的白種人早已就厭惡了。喬治亞人的史太林對日本人的松岡洋右說過：「我們都是亞洲人！」

美國人都住在黑人的樂園裏，不但自恃有原子彈，而且認為美國龐大的軍需工業生產力，可以握幾百年的霸權。其實美國壟斷原子彈的時期也不過還有兩三年，美國工業生產力的優勢最多也不過再保持十年。

一九五六年，蘇聯將強大到什么程度

蘇聯是僅次於美國的工業國。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間，蘇聯領土還被德僑佔的時候，出產的飛機就有美國的半數。一九四五年，又自德國和其他東歐諸國獲得極多工業機械與數千技術人員，工業生產力因之大增。蘇聯在其佔領地內又設立新工廠，使其補助國內工業。再過十年，蘇聯就要趕上美國的工業，並且務必追逼美國。美國雖亦將前進，但不會有蘇聯那樣快。科學和工業智識的獲得常須數十年的經驗。但若模仿別人已成的技術，數年之內即可全部學會。英國是第一個先行工業化的國

家，並且是不斷地繼續發展。但後起的德國很快地就把英國的工業技術完全學去，追上了英國。英國一百五十年來的工業成就，蘇聯在二十五年內就完全學去了。

十年後蘇聯將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和武力。蘇聯與美國相較有三個優點：一是人口衆多，勞力豐富；二是全體主義的政府，行政效率強大；三是地跨歐亞兩洲，位置重要。蘇聯今日的人口是兩億。每年的增加率是三百萬，每隔十年即可增多有波蘭一國的人口。蘇聯的勢力遠超過它自身的邊境。美國會將東歐含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大集團讓與蘇聯統治。這集團中含有半個德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捷克、芬蘭和其他諸國的一部份。數年內，這些地方就可以造成一個含有四萬萬人口的大集團。必要時，蘇聯還可以在中東遠東勢力空虛的地帶再拉攏幾千萬人民。

蘇聯既是全體主義的國家，它可以利用降低國民生活程度的方法，把全國的勞工和工業都集到擴充軍備上去。它能將國民生活程度降低到美國人民所不能想像的地步。蘇聯可以爲國家的利益計，強迫施行延長工作時間與減少工資，去做政府所認爲當做的工作。且原子彈亦給與全體主義國家以極大的方便。原子彈的性質可以使一個政府的統治黨徒們在一夜之間偷襲破壞遠在數千哩外的他國的神經中樞。但像在美國這樣民主的國家裏，大總統和他的閣僚們絕不敢嘗試用原子彈突擊他國。可是在全體主義的蘇聯則不然。軍事祕密是全體主義國家的基石，計劃實施突擊的可能性是全體主義國家的特徵。原子彈的軍事價值可以使戰爭的勝負在十五分鐘內決定，所以全體主義的國家在第三次世界大戰

裏復有得勝的可能性。

在地理上講，蘇聯四周有十五萬萬無組織的人民，皆以陸地和蘇聯相接，並且都沒有力量可以抵抗蘇聯的侵略。假如蘇聯侵佔歐亞非三洲，三洲的國家就沒有可以抵抗蘇聯的。只有那遠在數千哩外的美國，還有阻止蘇聯的力量。但在十年之內，美國的工業雖佔優勢，但美國不見得就可能阻止蘇聯在歐亞各處的自由出進，這是用常理都可以判斷的。蘇聯處在歐亞地帶的中心，可以調動其陸軍，橫跨大陸，軍事所至，隨時可以設法補充與增強。反之，美國與歐亞兩洲之間隔有大洋。到了一九五六年，美國對蘇聯三比一的工業優勢就要消失。美國在遲鈍迂緩的民主政治下，還沒有開始想和蘇聯競爭，蘇聯早已利用強佔和征服的手腕，將國勢增強兩三倍了。照這樣下去，西半球終難免陷於完全孤立。這對於過去孤立主義者的夢想，恐怕要算是一種諷刺了。

美國既被釘在西半球不能動一動，蘇聯在歐亞非三洲就可以自由行動，組織民衆，擴充武力。到了相當的時期，蘇維埃聯邦與其同盟諸國的人力、資財、科學武器等等，都要遠超過美國。美國決不會再有什麼優勢可恃了。遠隔在重洋那方的美國的同盟諸國，有的是被蘇聯征服了，有的看美國再不會有勝利的希望，就索性加入了蘇聯的集團。從此以後，美國的生命運就要完全操在蘇聯的手裏了。蘇聯是個全體主義的國家，它可以隨時隨地用原子彈攻擊我國的城市，破壞我國主要的神經中樞。我國的工業都市全是很脆弱易於破壞的。反之，蘇聯很可能從新分散和佈置它的工廠。美國這方面北

美洲有一萬萬五千萬人，中南美有一萬萬三千萬人，還有那四面被包圍的六千五百萬英國人，但這些人的生產力，那能敵得過那從亞洲的黃河流域起一直到歐洲的萊茵河流域為止所有的工廠的生產力呢？美國の兵士和歐亞非三洲の兵士比起來，不過十分之一。這如何保衛得住這西半球。過去德日兩國の統治者都妄信他們的國力是難攻不破的，但結果弄得他們兩國的人民國破家亡。今天我國的領袖們如果也在妄恃美國の力量，美國將來也難免和德日兩國遭同樣的命運。美國如果一旦敗亡下來，將永不會再有翻身之日。蘇聯如果一旦統治了全世界，一定會立刻赤化全球，並且會將資本主義的榨取制度和原子彈の危險根本加以免除。亡國後的美國國民，除了能得到這一點安慰以外，別の收穫是一點也不會有的。

有人不相信這些事情嗎？只要留心看一看現在蘇聯勢力的膨脹，軍備的擴充，常備軍的龐大，用武力伸張勢力範圍的種種情形，就可以相信了。我想問一問我們國務院裏一般自欺欺人和自暴自棄的人們，在強權政治之下，有什麼保證可以說將來蘇聯的統治者不至於侵滅我們呢？聯合國憲章有什麼地方可以遏止蘇聯無限制地擴充軍備？有什麼地方可以遏止蘇聯不大量地製造原子彈？有什麼地方可以遏止蘇聯不雜間和分化別的國家？有什麼地方可以遏止蘇聯不利用武力和傀儡政府去擴充勢力範圍？有什麼地方可以遏止蘇聯不於將來時期成熟的時候發動征服歐亞兩洲的戰爭？我相信凡是有頭腦的美國國民，對於上面這些問題只有一個回答，那就是任何保證都沒有。

蘇聯將做什麼

有些執迷不悟的人，一定還要問：「那麼蘇聯的人民怎樣呢？蘇聯的人民不一定就想侵略我們罷？我們若設法增進美蘇兩國人民間的了解，不是一個避免戰爭的好方法嗎？」

蘇聯的人民也和別國的人民一樣，並不希望有戰爭，這是事實。但是在全體主義的國家裏，決定戰爭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的上層階級。戰爭的決定是完全用理智來判斷，看是不是合乎蘇聯國家和執政政黨的利益的。蘇聯的領袖們向來認為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是他們的敵人，認為全世界都應當實行共產主義，並且認為現在是蘇聯擴張勢力的適宜時期。像這種種種蘇聯政府的政策，都是大家所公開知道的。

對於蘇聯擴張勢力的原因，在美國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說蘇聯預備將來用鐵血征服世界，所以現在忙着在各方面預備跳板。還有人說，蘇聯因為是害怕全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付它，所以它現在努力準備，以防萬一。無論這兩方面的話是那一方面對，現在蘇聯是正在那裏努力準備，坐觀時變，那是毫無疑義的。十年以後，蘇聯的地位將鞏固異常，無懈可擊。將來蘇聯的動向總不出兩途：一是努力修治內政，對國外用宣傳的方式，勸告別國仿效它的共產制度；一是發動征服世界的戰爭。現在沒有人能夠知道蘇聯將到底走那一條路，就是現在蘇聯的統治者們自己也不能夠確知。

可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講，我們却不能痴心等候將來事實的降臨。

美國的人民和蘇聯的人民是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爭執的。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思想上，都沒有什麼避免不了的磨擦。美蘇雙方都有很廣大的土地，有很豐富的資源，並且雙方都在做一種政治上的實驗工作。美國人民並不想從蘇聯奪取什麼東西，蘇聯人民也不想從美國奪取什麼東西。若從這些角度上去看，美蘇兩國間似乎並沒有發生戰爭的可能。萬一將來美蘇戰爭發生的話，那發生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和強權政治的作用。假如我們要避免將來美蘇戰爭的話，我們必須要設法消除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並同時建立一個適當的國際機關，來改變現在國際間的強權政治。

第四章 蘇聯爲何疑懼美國

蘇克洛夫（載莫斯科新時代報）：「全世界的反動份子們都被動着要進攻蘇聯，原子彈就是一個信號：……官方的代表們雖高唱着國際合作的
高調，但新聞雜誌界則呼號着戰爭。」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在今日強權政治的世界上美國爲何疑懼蘇聯。但同時我們也要知道蘇聯爲何疑懼美國。蘇聯的人士們是這樣地自問著：「誰能保證英美不乘蘇聯還沒有強大的時候利用它們的優勢來進攻蘇聯呢？」蘇聯人士知道在美國有一派主張對蘇作戰的人士，而且這派人士的勢力日漸擴大。無論在什麼國家或什麼政府裏，總要有一個和平派和一個黷武派，並且每派裏頭總有幾個負有經濟或政治背景的主要人物。和平派普通總是受民衆的擁戴。但黷武派有時可以得到地方上各界領袖的支持，驅使民衆走上戰爭的道路。蘇聯的人士們很怕美國的對蘇主戰派得到美國民衆的支持以決定美國的外交政策。現在且讓我們來檢討這個問題。

美國的對蘇主戰派主張用強權政治的手腕來保障美國的安全。自古以來凡是強國遇到了勢力日漸膨脹的競爭者時都採用這種方策。這種方策就是發動一個防止式的戰爭來維持對自己有利的國際均勢。自古戰爭多屬於這一類。將來美蘇間的戰爭如果發生，那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同時那也是美國近數十年來所作的第三次防止式的戰爭。蘇聯將來是否侵略美國雖無法確知，但對蘇主戰派的推論是這樣的：問題的要點並不在蘇聯是否有侵略我們的「意圖」，問題的要點乃是在蘇聯是否有侵略我們的「力量」。只要對方有了力量，從過去的歷史上看，侵略就有或然的可能性。一個國家的生存要靠本身的力量，不能依賴別人的憐愛。如果對於一個顯然可怕的競爭者不事先加以防範，那是對不住自己的事。主戰派的人士們認為現在和蘇聯大打一仗是會討便宜的，因為美國有勝利的把握。假如在將來和蘇聯作戰，不但作戰比較困難，說不定美國還要失敗。懷抱這種見解的主戰派人士，在表面上雖不多，但潛勢力却很大。一旦時機成熟，全都會出來作強有力的主張。這派的人士不見得都是法西斯份子。他們也不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他們多半是為愛國心所衝動，真心在疑懼蘇聯的。在主戰派之中，真正好戰的人士確是很少。不過他們認為保衛國家比愛好和平還要緊罷了。

可是不幸得很，在蘇聯那方面，却並沒有設法減退美國國民的疑懼心理。蘇聯一方面由於戰勝的

驕心，一方面由於輕視紛亂的民主主義的美國，所以目中無人，只顧擴張自己的勢力和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因此那產生還不滿一年的對蘇主戰派，今日已成爲有力的團體，受到中央和地方上各界領袖們的支持。對於共產主義的憎恨，對於原子彈的恐懼，在在都足以激動美國人民的情緒，使這主戰派的聲勢日趨浩大。更有一點重要的地方，就是這派裏頭包括了各色各界的人士。在美國的許多巨大團體裏總都有這派主戰份子的存在。甚至在有的團體裏，這派份子佔了大多數。在巨大的商業機關裏有這派份子，甚至在工會的右翼裏也有這派份子。在教會裏，尤其是羅馬天主教，反蘇的情緒更是高昂。這並不是表示羅馬天主教會想和蘇聯尋釁，乃是因爲天主教的人士多半認爲共產黨是反宗教的政策。就是有些社會主義的黨徒，也和資本主義的黨徒一樣，痛恨起史大林主義了。其餘的像職業軍人，各界的耆老，退伍的官佐，他們的見解都是受強權政治的影響，都是相信只有用武力才可以阻止蘇聯的。還有少數的外僑，像波蘭人，來多維亞人，愛沙多尼亞人，立陶宛人，反蘇維埃的俄羅斯人，芬蘭人，德國人，還有那些不喜歡他們故國裏新政府的巴爾幹半島人。像這許多團體裏的人士們，當初雖有些並不贊成對德國開戰，可是現在却沒有不贊成對蘇聯開戰的。最低限度，他們總決不會反對。

除了害怕蘇聯的擴張政策，憎恨共產主義，懼怕原子彈的破壞力這些原因促使反蘇主戰派勢力強大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如果戰爭在一九五〇年以前爆發，蘇聯一定敗北。這件事和一九六〇年以後，蘇聯將立於難攻不破的地位是一樣的確定。在這個資本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界上

，蘇聯是找不到同盟的國家的，這不僅是政治思想上的原因，凡是歐洲的國家，總都想從戰敗的蘇聯身上，分割一塊外圍的土地。

心理上的陷筭

美國主和派中的份子是一般親蘇份子，和平主義者，和普通一般人民。普通一般人民厭惡戰爭，可是同時也不了解戰爭。假如國內各界的領袖們都傾向於主張戰爭的話，人民多半會追隨這些領袖的。在過去德國攻下法國之後，美國國內的情形就是這樣。不過問題的要點是：究竟會有多少主和派的人民轉向到主戰派裏面去呢？主戰派的人士們認為：照理論上講，這批轉向主戰派的人士是不會很少的。不過人民的行動並不見得都合乎理論。在民主國裏常時有一種特別的和平機能出現。這是民主主義國家裏常有的現象，而是全體主義國家裏所絕對沒有的。在民主主義的美國裏，人民真正用投票來表決事情。而在共產主義的蘇聯，投票不過是一種形式。無論是在民主主義或全體主義的國家裏，人民都是不希望有戰爭的。在民主主義的國家裏，政客們就是確實認為戰爭在理論上是必須的，他們也不敢公開主張戰爭，因為這樣人民下次就不選舉他們了。民主主義國家裏的政客們最怕得到一個「戰爭煽動者」的綽號。

民主主義的國家具有強固的和平性質，而全體主義的國家則是非常冷靜而具有理智的。這兩種不同性格的國家相遇，常使民主主義的政客們陷於心理的陷筭裏而不能自拔。希特拉自一九三三年起開

給蘇聯嘗試，擴充勢力。直至一九三六年爲止，少數的法國軍隊就可以把希特拉逼制住，甚至並不需
要英國的協助。不過逼制希特拉只有動用武力一個辦法，但當時民主主義的政客們根本就不敢表示動
用武力。同時反動派的政客們甚至於和希特拉通氣。法國的政客們覺得外交上的緊張局面是非設法解
除不可的，於是乃不惜用安撫來作解除緊張局面的代價。希特拉和墨索里尼都知道英法的民主政治具
有極弱的和平性質，而兩國的政客們最多也不過虛張聲勢。結果英法的政策果然是左一個安撫右一個
安撫。當時若是邱吉爾和克萊孟梭當政，一定能不顧一切反對黨的詆毀和攻擊，要動人民急急備戰的。
假如是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不會爆發了。

今日的美國也同樣陷在這個心理的陷穽裏。假如用示威和恐嚇的手段，兩星期之內就可以把蘇聯
統治者的軍事擴張逼制住了。蘇聯必將撤退軍隊至它固有的疆界。在希臘事件和特里亞恩特港事件的
時候，英美曾經對蘇聯表示過強硬的態度，而結果蘇聯都軟化下去了。除非是蘇聯自己的領土被佔
，或其共產政府的機構受了威脅，蘇聯是決不敢輕易和英美開戰的。蘇聯的統治者對於英美政界的情
形很有深刻的認識。他們知道英美的政客們是陷於心理的陷穽裏，所以他們對於英美也不惜施用恐嚇
的手段。英美的政客們既處在這種窘境裏，國際上就演成了下面這種循環的局面：蘇聯佔了一個國
家；英美和蘇聯發生了外交戰，不承認蘇聯勢力下的傀儡政府；局勢緊張，人民憂慮愁苦；蘇聯格外
結實了侵入的腳步；這時是英美應當表示強硬態度的時候了，但這事英美却辦不到；英美的政客們不

致使國際形勢過於緊張，因為國際形勢的緊張也要附帶引起英美美國內政局的緊張；因此國務院總是照例的尋求妥協的餘地；常常籌備着召開三巨頭會議，經了許多折衝以後，還是歸於安撫和妥協；國際緊張的局面弛緩下來，我國的政客也裝出樂觀的態度，恰在選舉期之前跑回美國；從此以後，蘇聯認為得意，又侵佔了別的國家。於是同樣的局面又反覆地循環起來。

貝爾納斯到莫斯科去旅行一次，送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兩個國家給蘇聯，好像是送給史大林的聖誕節禮物一樣。同時在安全理事會裏，否決權擴大到可以包括原子彈。貝爾納斯回國後自稱十分愉快，我也不知道他是從何愉快起的。有一次他自己很驕傲地宣佈說，他是一個天生的「妥協家」。像這樣的妥協再多幾個，連美國將來的生存和安全都葬送在妥協裏，貝氏的妥協事業也許算得到最大的成功了。殊不知事實上悲劇是這樣容易防止的事：如果英美和蘇聯認起真來，蘇聯一定會退步的。如果蘇聯停止了擴張，美國疑懼蘇聯的心也可以息了。美國的對蘇主戰派既失去了疑懼這個「食糧」，勢力也將日漸削減。因為美國不去遏制蘇聯，所以蘇聯繼續擴張；蘇聯的勢力日漸膨脹，武力日漸擴大，美國對蘇聯的疑懼心也日重，因而對蘇主戰派的人士也愈過愈多。如果不用安撫和妥協而想得到真正的和平，也有一個方法：那就是集體安全。假如美國能為集體國家裏的一部份，決心用它的全力去遏制任何侵略者，則世界上專用強權的國家就不敢再威脅民主國的政府。世界上不但好戰者受了限制，就是戰爭本身也可以免除了。

第五章 美國的外交政策往那裏走

華威頓：「一個政策的最大要點是看它是否合乎國家的需要。如果是真正合乎國家的需要的話，我們就採用它，反對的人自然也就少了。」

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在歷史上是沒有前例的。不過美國的強大却有一定的時限。美國的原子彈儲備不過只能繼續兩三年，美國的工業優勢也不過只有幾年。假如美國在二九五〇年以前，不能充分利用其龐大的勢力保障其將來的安全，過了一九六〇年以後，美國的惡運就無法挽回了。今日美國國民所應當反躬自省的是這個問題：我們做父母的人，應當怎樣利用現在的龐大勢力，為我們的子孫免除危險？這個關乎美國生存的緊要問題，當然不能讓那些迷於「信心」的人來回答，因為他們是希望美國放棄其目前的利益而去換取一張不可靠的蘇聯期票，將美國的命運付諸賭博式的空口契約，或者將美國的命運付諸現在的聯合國憲章，或者迷信美國決不至於滅亡等等，都是幼稚無知的表現。不過怯弱的人也許要問：「我們現在是不是有充分的力量可以為我們的將來作打算呢？」

美國今日強盛的情形

有些自暴自棄的大都認爲管制原子彈和制止侵略並不容易，認爲這些事甚至數年數十年以後都難辦成。這話是不盡然的。第一，時間上早已不容許我們再等數十年了。在兩三年之內，我們的城市就有受原子彈破壞的危險。第二，和平工作並不一定只能一點一點去完成的。只要我們有了適當的計劃，管制原子彈和制止侵略的有效辦法不過幾個月就可以建立起來了。這樣的管制不必是一步一劫地逐步去建立起來的，是應當作一次建立一個整體，好像我們的祖先立下了美國的憲法一樣。我們不能先設一個法官，等五年後再設警察；或者今天訂定一個章則，而同時並沒有防止違背這個章則的辦法。世界的和平是不能分期來實現的。國際間的事情所以難辦，是因爲有主張的國家同時並沒有武力去做實行主張的後盾。如果一國有壓倒一切的武力和道義力，可以在世界上爲所欲爲的話，國際間的事情是很簡單容易的。

美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是舉世無雙的。就是羅馬和成吉思汗也沒有過美國今天這樣大的勢力。而且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民，都支援美國。這是因爲全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美國並沒有絲毫領土和政治上的野心的原故。可惜美國的外交政策太軟弱無決斷，太趨於妥協和安撫，以致世界各國對美國的信心漸漸消失了。不過假如我們有一個勇敢的政策，我們還是可以恢復我們的信譽的。美國的

軍事力量實在是冠於全球，這一則因為美國有龐大的兵工廠，二則因為美國有別國所沒有的原子炸彈。對於原子能如果善於利用的話，固足以發展世界文明，如果不善利用，也可以毀滅世界。假如蘇聯有今天美國這樣的力量，則現在煩擾我國的許多國際問題在一星期之內都可以完全解決了。因為蘇聯的統治者們處處有遠大的計劃，那是毫無疑問的。蘇聯的外交政策，對於世界上的各個角落都能貫注到。世界上每個國家，每個團體，每種政治思想，聯合國憲章的每一條款，都完全在蘇聯外交政策的計劃中。並且蘇聯統治者有一個外交政策上的原則，就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我要美國利用它的能力量來推行它的外交政策，這並不是要使美國利用原子彈來侵略世界。我的意思是要美國立刻將現在的世界組織起來，以防止侵略的國家。就連美國自身的侵略行為也要防止。

世界上若有一國的執政黨常用原子彈來威脅世界，這個世界就不能得安息。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和原子炸彈是不能同時存在的。早遲雖不敢說，但人們總要設法管制原子彈，而且也要設法消滅國際無政府狀態的。這個執行管制原子炸彈和消滅國際無政府狀態的主腦，不是一個世界的獨裁者，就是一個有效的國際機構。在這個機構裏面，每個獨立的國家都將制止侵略的權限委託於這個機構。

關於管制原子彈和消滅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方法，美國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美國會同它的同盟諸國家，在世界上樹立獨裁政權；第二條路是修改現在的聯合國憲章，使聯合國裏的安理理事會有權力去管制原子彈並制止侵略。這兩條路美國可以任意選擇一條。只要上帝答應，政治家們肯做，美國就

能在世界上樹立和平，而且能繼續保持這和平。但是我們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計劃，我們還是不能達到和平的目的。我們必須將全美國的國民都統一在一個固定的外交政策之下。我們必先明白我們的需要是什麼，然後再設法獲得我們的需要。馬歇爾將軍在他那兩年一次的報告中，曾說明軸心國家戰敗的主要原因。他說那是因為德日意三國在戰略的目標上沒有一個遠大統一的計劃。這個深刻的觀察也可以同樣應用於像美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外交政策上。軍事司令官在作戰的時候要有一個遠大的戰略上的計劃，我們為和平而奮鬥的人也必須有一個遠大的計劃。但是這樣的計劃我們今天卻沒有。所以我們當前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要樹立一個有遠大計劃的和縝密考慮的外交政策。計劃不妨有伸縮性，但須十分堅定。而且這個計劃要設法將大多數的美國國民都統一在一塊。這樣一個計劃我覺得是很可能的。

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

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美國的安全，免除外國侵略的危險。有人聽了這話，一定要說是這個目標過於狹隘。不過我却相信，在今天這個艱難危險的國際局面中，美國國家的利害和世界全人類的利害是完全一致的。對於這世界上大大小小數十個國家而言，美國的生存的確也就是它們的生存。美國不但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和平最民主的國家。美國是近代文明的寶庫

，也是近代文明的堡壘。蘇聯的前程雖也有很大的希望，但和美國目前對於世界貢獻的現實比較起來，還是小得多了。這兩個國家都是各自在做一種政治實驗，而且都應當各自繼續做下去。不過美國對於世界的貢獻已經是一個巨大的現實，但蘇聯那方面所有的還不過是未來的希望。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說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和使命應當是保全美國的生存。當然同時我們也要保全英國、蘇聯、中國和其餘世界各國的生存。

孤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告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一向實行它那傳統的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處處避免捲入歐洲戰爭的漩渦。這種政策在過去是可以實行的，一則因為有重洋隔離了我們的侵略者，二則因為我們的美洲是統一的，而歐洲則是常有內戰而不統一的。但自從交通工具和戰爭技術進步以後，外加以歐洲均勢狀況的破壞，我們傳統的孤立政策就不得不隨之取消了。原子炸彈不但予孤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而且使我們不得不積極地置身於國際之間，去過問世界上的各種事情。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裏，美國人民都可以知道，去擊破讀武者的政治障線，比衝破敵人的轟炸機隊要省事得多了。

我說要我國實行積極活躍的政策，並不是說要美國實行帝國主義的政策。目前世界上的實際狀況雖逼着我們採用武力來防守我國的利益，但現在世界上的實況却不容許我們再採行帝國主義式的侵略

了。我們必須到處反對殖民政策，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必須繼續我們的善鄰友好政策而拒絕侵略性的冒險行爲。我所說的帝國主義是指用武力從他國奪取政治經濟上的利益而言。像我國在菲律賓建立軍事基地，是爲保衛美洲而設的，是和菲律賓政府議定的，所以算不得帝國主義。但是假如我們不遵守恢復菲律賓主權的諾言，那就要算是帝國主義了。美國的善鄰政策是我們國務院裏一件光榮的事業。反帝國主義和美國的精神以及民主傳統是相協調的。這和美國地域政治上的利益也是一致的。美國的領土非常廣大。假如我們把整個西半球都說在裏頭，則南北美洲兩萬萬八千萬人民所擁有的財產，實在較世界上其餘二十萬萬人所擁有的財產要豐富得多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工作就是要去保全我們所有的財產。在這點上，德國的地域政治恰和美國是相反的。德國缺少土地，所以它用所有少量的土地去冒險，想攫取他國大量的土地。美國如實行帝國主義，則是用自己已有多量的土地來冒險，去試取他國少量的土地了。

假如歐亞各地都工業化了以後，我們再想抵禦歐亞的人，和保衛我國的土地，就要比較困難了。我們需要多結同盟國。無論是怎樣弱小的國家，我們需要和它友善。獲得國際間友助的辦法，就是要使每個國家都相信美國不過渴望自己的生存，並沒有征服別國的意圖。我們要用事實把我們的心意表現出來。

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

美國也和別的大國一樣，其防禦侵略和保障自身安全的方策不外下列二種之一：（一）美國可繼續保持強大的軍力，並增強其戰略據點。（二）它可以利用一個集體防禦侵略的世界制度，將自身安全置於全體安全之中。第一個方法是美國依靠自己的力量以保障自身的安全，第二個方法是用拯救世界來作拯救自己的先決手段。第一個方法是國家主義的外交政策，第二個方法是國際主義的外交政策。這兩個方法之中，我們到底應該採取那一個來做美國的基本外交政策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兩個方策應當同時採用。單獨採取國家主義的方策而無國際方策的保障固然有不足之感；就是單依賴國際方策而沒有自身的實力做後盾也是很危險的。

追求安全的方法既有前述兩種，所以在美國國內也有國家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兩種人士。不過我所說的國家主義是真正健全的國家主義，並不是變相的法西斯主義。我所說的國家主義，是像我國開國的元祖們和林肯總統所實行的國家主義，至於我所說的國際主義，也不是像現在聯合國機構，或政治妄想者所想像的國際主義。美國有幾百萬傾向於國家主義的愛國國民，他們對於國際集體安全的計劃都沒有信心。歷史上的事實使他們相信，武力是高大而久遠的，使他們相信世界上並沒有別種方法可以代替強權政治。他們所懷疑的是，從世界的安全和權力上，美國究竟能獲得什麼呢？美國國內還

有幾百萬傾向於國際主義的愛國志士們，他們認為舊有的強權政治的辦法終免不了戰爭，美國的安全必須要建立在全體安全的裏面然後才有保障。

國家主義派認為美國必須增強自己的軍事力量；國際主義派認為必須用國際的組織消滅侵略。國家主義派不願意其餘的國家欺騙美國；國際主義派則不願意美國去騙其餘的國家。兩派雖各得自獲真理的一部份，但兩派人士之間不免存着一道鴻溝。如不將這道鴻溝設法消除，美國國家意志是難免陷於麻痺狀態的。在我們的民主國家裏，無論那一派的人士都沒有這樣大的力量可以勉強別人來服從自己的意見。如果國家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兩方面不能同時得到滿足，無論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或者是民主共和兩黨的政綱，或者是世界問題的解決，都沒有圓滿的可能性。

蹟武派

目前的現狀是：兩個反對派互相爭執，互相阻礙對方的成功，但兩派都不設法團結起來共同前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裏，我們的國家主義派曾為美國的安全獲得了些什麼？從南美一直到高麗各處，我們的軍力是分散的，我們國家的利益是被封鎖的。當我們軍隊復員的時候，兵士們喊着要回家，兵士的家屬們也寫信給議員們要求趕快復員。國務院和一般政客們也都表示諸事樂觀。聯合國機構是已經成立了，而且也開過了第一次會議。我們是已經走上了永遠和平的道路。我們為什麼還要這樣擴大

的海陸軍呢？我們只要有相當的警察力量，能管制一個日本，半個高麗，四分之一的德國，就夠了。關於徵兵也發生了這同樣的問題。假如聯合國機構真是有效的話，我們的武力只要能協助其餘四大強國去維持世界上的治安就夠了。假如聯合國機構不能夠保證國際間侵略的事情不發生，我們還是須要有強大的海陸空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還強大的海陸空軍。

在軍事上講，過去可以做美國屏障的大洋現在是完全歸於無用了。僅在菲律賓或其他太平洋的小島上，今後也不足以抵禦敵人向美國本土進攻。我們將來的防線一定要設在亞洲大陸。從冰島到泰國，我們必須租得一連串的軍事基地。必須如此，美國才足以從海空各方面監視敵人的艦隊。假如將來亞洲再有一個希特拉出來，攔得住一個強大國家的資源，對於我們有了威脅的時候，我們才能有干涉的力量。但是國家主義派得到了什麼呢？美國不過在太平洋裏獲得幾塊岩石，而國際主義派還用此來攻擊國家主義派，高談什麼託管問題。國家主義派要在聯合國憲章上向國際主義派復仇。因為國家主義派的反對，以致美國只能退守過去地位，不能勇取前進，樹立一個真正集體安全的制度。我們的政府把過去國際聯盟的毛病缺點都完全抄襲了來。並且爲的要安撫國家主義派，不得不使各大強國都保有否決權。殊不知任何國際組織，若是有了這樣致命的否決權，就要變成完全無用的機關了。因此國際主義派所得到的集體安全是既不集體又不安全。像印度、南洋、非洲這些殖民地的人，國際主義派很想爲他們要求改善待遇和逐漸解放，但結果也同樣歸於失敗。凡是爲被壓迫人民請求福利的運動，

都完全被國家主義派固執地遏止住了。美國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派之間這道很深的鴻溝，使美國國家意識麻痺，使共和民主兩黨陷於半身不遂。兩方面沒有那一方面會得勝的，而美國全體的損失却是大極了。消除雙方懸隔的辦法並不是成立一個無意義的妥協，像是在太平洋上佔幾塊岩石或成立一個毫無改進的聯合國機構，而是要使國家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雙方的意見有更好的配合。

建立遠大的計劃

如果我們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樹立一個遠大的計劃，國家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兩方必須妥為協商，為美國的安全計，互相精誠團結。兩派人士在內政方面不妨繼續互相爭執，但一遇到對外（對世界）的問題，就應當立國團結起來，不中外國離間之計。現在假設你是世界主義者，我是國家主義者，我們且來談談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

我（國家主義者）說：「好，我們且坐下來，討論討論我國的外交政策問題你覺得美國需要什麼？」

你（世界主義者）說：「你覺得需要什麼呢？」

我：「我覺得，第一，我們要保全美國強大的陸海空軍。」

你：「那是應當的。無論如何，集體安全的國際組織，還得在實際上試驗一個相當的時期才能夠確立。在這個期間，我們是需要相當的武力來保衛美國和抵禦侵略者。」

我：「關於製造原子彈的種種秘密，我們還得繼續保持。除非管制原子彈的國際規章是真正制定了，製造原子彈的秘密是不能公開的。」

你：「這事我們也不反對。不過這問題還不在我們應該不應該公佈原子彈秘密，這問題是：假如原子彈不成其為秘密了的時候，我們應當怎麼辦？」

國家主義者：「那麼，我們就要增強美國的戰略地位。」

國際主義者：「『戰略地位』這個名詞的正確意義到底是怎樣呢？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贊成帝國主義，不管你用什麼名詞來掩飾。」

國家主義者：「我們對帝國主義是不會發生興趣的。我們已經有了很廣大的領土。我們所需要的是——串連的戰略基地，以便阻止敵人從廣大的洋面上進攻美國本土。」

國際主義者：「若有了一个真正的集體安全組織，戰略基地也是不必要的。不過你如能同意去建立一個真正集體安全的組織，我們在目前也可以同意你去保有戰略基地。」

國家主義者：「啊！現在我們到達了問題的重要關鍵了！我們是反對世界聯邦國的。」

國際主義者：「到底你所說的『世界聯邦國』是什麼意義呢？」

國家主義者：「我所說的世界聯邦國，就是仿效我們的北美聯邦所組成的世界聯邦的國家。」

國際主義者：「我們也不一定堅持要組織一個世界聯邦國。」

國家主義者：「不過我們要反對任何使美國喪失主權的國際機構。」

國際主義者：「難道連發動侵略戰爭的主權都不願意放棄嗎？」

國家主義者：「其實美國在凱洛公約裏面早已就放棄了侵略政策了。不過這類的公約不見得就有多少實效。」

國際主義者：「那麼，最低限度已經有一種主權我們雙方都同意去放棄了。可是還有一種主權，我想你也一定同意去放棄的。」

國家主義者：「那是什麼主權呢？」

國際主義者：「那就是爲侵略的目的而擴充軍備的主權。」

國家主義者：「不過一個國家擴充軍備，是爲防衛還是爲侵略，要讓誰去判斷呢？我們不能信任一個外國人佔多數的世界政府或世界法庭。」

國際主義者：「你對於世界政府等機關不信任我也不能怪你，無論是一個團體裏的首腦組織，或是一個大國裏的政府，都有變成暴虐專制的可能性。」

國家主義者：「我也正是這個意思。就是天使們所組織的政府，只要是權力過大或執政過久，都有成爲專暴的危險。我不知道你要使一個政府的官員怎樣去判斷一國擴充軍備的目的？而且「侵略」的意義又是怎樣呢？關於紐倫堡審判事件，裁判官詹克生曾請求英美俄法各國政府共同商定一個

對於「侵略」的定義，但各國政府都不同意於這個提議。或者是因爲有的政府根本就不想對「侵略」下個定義的。」

國際主義者：「假如下這樣一個定義，不知道行不行。侵略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或其國民，利用武器暴力，攻擊另外一個獨立國家的領土，而這塊該國的領土，是事先爲大家所公認屬於該國的。」

國家主義者：「假如是在海上的侵略呢？」

國際主義者：「懸掛某國國旗的船，當然就是該國的領土。」

國家主義者：「這樣仍然是不足以說明你怎樣去斷定一國是否準備侵略。」

國際主義者：「那是可以做到的。假如把現在的聯合國憲章加以適當的修正，使聯合國機構去決定世界各國重武器生產量的分配比例。重武器的內容包括坦克、飛機、戰艦、重砲等。分配生產的辦法是以國家的大小爲比例，來決定其生產量的多寡。假如安全理事會的監察使報告說某國重武器的生產量已經超過了他所應生產的比例，這個國家就可以說是有準備侵略戰爭的嫌疑了。」

國家主義者：「關於原子彈呢？」

國際主義者：「利用原子能去做破壞性的事應當根本禁止。凡是違反這個規定的國家，全世界上其餘的國家都應當羣起而攻之。」

國家主義者：「你的意思是說，你們國際主義者所需要的是——一個賦有權力的國際機關，專門去做集體

抵抗侵略和防備侵略的事。是不是這樣？」

國際主義者：「我們所需要的當然還不止此。不過我們認為最不可少的是一個管制科學武器和制止侵略的機關。我們還需要一種國際機構，能改進世界人類的生活和教育，用以消除戰爭的根本原因。不過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希望能得到全體有關各國的贊助。」

國家主義者：「這樣說來，你們所需要的事情也都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只是我們還希望美國能保持它自己自衛的力量。萬一將來有什麼國家去侵略它的時候，或者甚至你所說的那個國際機關也變成專暴的時候，美國還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來想辦法。」

國際主義者：「我們完全同意你的話。」

國家主義者：「我們且看將來到底會怎麼樣。」

國際主義者：「在這本書的後面，還要繼續討論的，你且等著罷。」

真正的國際主義是什麼

上面這段談話是假設國際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雙方談話的綱要，而會商的結果雙方雖未放棄其主要的主張，但總算得到一個共同所認可的結論。假如我們能將這兩個有力的團體統一在一個健全的外交政策上，美國不但可以保證它自身的安全，還可以保證全世界的安全。一位實際的國際主義者一定

會承認美國有繼續保持強大軍力和戰略基地之必要。他也要承認，其餘加速工業化的國家和人力遠超美國的國家都正在飛躍前進。不久以後，美國就難以和人家匹敵了。僅僅依賴英美兩國的力量不過只足以將工業革命和原子革命所判下的死刑加以延期而已。這些事情，凡是有頭腦的美國國民，無論他是國際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總都可以明白的。我們今天最大的希望是要利用美國現在無敵的力量去建立一個集體安全的體制，使美國將來決無再受其他強大國家侵略的危險。假如不這樣做，我們就免不了要採取制止式的戰爭，像我們過去和德國所打過的兩次仗，以及和日本所打過的一次仗一樣。假如我們現在不能建立一個永久而有保證的集體安全的體制，我們就得使現在的蘇聯，將來的中國，甚至於以後的印度，都沒有威脅我們的能力。

• 走黨那往院政交外國美 •

第六章 毛病百出的聯合國機構

羅威爾：「不達目的倒不要緊，目的卑鄙才真是罪惡。」

美國的國務院認為聯合國機構是一個適當的國際安全組織。不過重要的問題是：現在的聯合國機構對於現在和將來的侵略，是不是永久保證可以加以集體的防止？在現在的聯合國憲章裏，有什麼東西可以絕對保障美國的城市不受原子彈的毀滅？有什麼東西可以絕對保障蘇聯、中國，或其餘敵性國家的集團不來侵略美國？

關於國際機構，在過去歷史上只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聯邦式的，還有一種是聯盟式的。聯邦式的國際機構比較少。顯著的例子像我們的聯邦同盟。最古的例子有瑞士聯邦，曾存續六五〇年之久。關於聯盟式的國際機構總不下數十種：遠如古代希臘的安非克蒂恩聯盟，美洲的聯盟條約，國際聯盟，以至現在的聯合國機構。我們如將法理上的假面具擱開，所謂聯合國憲章的重要條規不過是這樣的：

關於組織方面：聯合國機構裏有一個安全理事會，共有十一個會員國。其中美英法蘇中國五國為

永久會員國，其餘六個會員由其他小國擔任，每兩年輪選一次。關於反抗侵略的決定須得全體五個永久會員國和兩個非永久會員國的通過。如果有一個永久會員國反對的話，在安全理事會裏就無法通過。那怕那個反對的國家就是那侵略國本身也沒有辦法。雖然也有一個國際法庭，但假如沒有國家來呈訴的話，這法庭也是無事可做的。聯合國有七個大會，為全體會員國所組成。六個非永久會員國即係由大會中選出。聯合國大會有動議權，但沒有決議權。全體大會不能命令理事會作任何舉動。而且在事實上凡是安全理事會裏所未議決的問題都禁止在全體大會裏討論。此外還有一個社會經濟理事會，共有會員十八名，也是只有建議權。

關於權力方面：安全理事會並沒有特別確定的權力，只不過空泛地說是負有維持和平與安全的使命而已。在聯合國憲章裏也沒有把「侵略」下個明確的定義。關於各會員國的疆土，聯合國機構雖說要妥加保衛，但對於各國的疆土也未有詳細的劃定和說明。至於那聯合國全體大會和社會經濟理事會兩個機構，其主要的功用不過是做點建議而已。

關於管制軍備方面：關於管制戰爭武器像坦克、飛機、戰艦、重砲等，在聯合國憲章的條款裏也沒有明確的規定。關於管制原子彈，倒有一個原子能委員會，係最近成立。但這個委員會也不過只能向安全理事會建議罷了。

關於強制執行方面：除了各會員國自身有武力外，聯合國機構本身並沒有武力。此外在安全理事

會的直接統轄下，也沒有國際警察的存在。這不遇在必要的時候，安全理事會可以請求幾個主要的國家將其自身的武力交出一部份來，由安全理事會指揮。

聯合國憲章的真實意義

聯合國機構的組織是很完備的：有全體大會，有安全理事會，有國際法庭，有社會經濟理事會，有原子能委員會。但此等團體沒有一個有實權的——甚至還不如一個村莊上的委員會有實權。現在且讓我們來把聯合國憲章的條款分析一下，且看它們對於世界和平能有什麼貢獻。

安全理事會的最大缺點是：凡議案的通過，須得五大強國的全體贊成方可。如有一國提出否決，則議案即無法通過。照這樣情形，任何大國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準備侵略或發動侵略，不怕安全理事會的干涉。

國務院裏的和平計劃者，雖極關心於「不論大國小國，主權一律平等」的原則，但聯合國機構却無法保護小國以免大國的欺壓。現在且讓我們假設蘇聯進攻土耳其。這事提出到安全理事會裏，投票的結果，有十票主張制止蘇聯的進攻，但有一票反對干涉——這票就是蘇聯自己投的。蘇聯利用它在安全理事會裏的否決權，反對聯合國機構干涉它的行爲，繼續向土耳其進攻，並在土耳其樹立傀儡政府，封鎖達達尼爾海峽。組織龐大的聯合國機構實際上是一點權力都沒有的。至於談到世界上輿論的

指責，那蘇聯可就更不在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上幾篇反蘇聯的社論，許多同情土耳其的人們開幾次民衆大會，對蘇聯能有什麼損失呢？蘇聯能佔領達達尼爾海峽，只出了這個「輿論指責」的代價，是太便宜了。而且蘇聯還可以說，這些報紙社論和民衆大會都是受法西斯黨徒煽動的。

小國不能受聯合國機構的保護，以免大國的欺壓，可是小國同時也可以得到一種安慰。那就是一個大國受到另外一個大國或許多國家侵略的時候，聯合國機構也是一樣無法過問。在舊金山會議的時候，一個中國代表曾對我說：「照聯合國憲章上的規定，我們中國雖不再怕高麗來侵略，但是假如蘇聯和英國決定來共同瓜分中國的話，安全理事會仍然是無法保護我們的。」

現在讓我們再假設美國或英國都發覺蘇聯也建立了一個很大的原子工廠，在那裏大量地製造原子彈。英美都十分焦慮。假如英美能派幾架國籍不明的飛機，飛到蘇聯的原子工廠上面，丟幾顆原子炸彈，那當然是最省事沒有。蘇聯也許會向安全理事會控訴，但無論是英國或美國只要利用否決權，拒絕調查該事件就完事了。專就制止侵略的力量來講，今日的聯合國憲章並不能比一九二八年的凱洛白里安公約爲有效。而且照憲章的規定，一個大國的衛星國是可能發動侵略的。譬如說，巨哥斯拉夫進攻意大利，可以假借名義，說是要去把特里哀思特港的人民從法西斯黨的壓迫下解救出來。意大利呈訴到安全理事會，請求干涉。但蘇聯也可以利用它的否決權，反對安全理事會干涉巨哥斯拉夫的行爲。換句話說，侵略者可以自己裁判自己的行爲。無論國務院裏的實際家怎樣解釋，無論這些認爲「派

信仰即可以治病」的迷信家怎樣辯白，都不能掩蔽了這個滑稽的事實。

爲什麼要否決權？

要這個否決權的原因是很簡單的。在原理上講，安全理事會有權去制止侵略。但「侵略」的意義並沒有明定出來；「威脅和平」的意義也沒有明白限定出來；關於各會員國的疆土也沒有明確地劃定或說明；這安全理事會的權力既沒有明定也沒有限制；並沒有法庭來解釋安全理事會的權力，或宣告「侵略」的降臨，或決定「和平之威脅」的存在。而且小國的代表人數遠超過小國的實力或人口的比例。小國代表共六名，大國代表才五名。因爲這種種原故，所以五大強國都感覺有保留否決權的必要。因爲它們害怕萬一發生對他們本身安全有礙的事件時，他們的票數會被反對者所壓倒。譬如說，蘇聯怕資本主義的國家包圍他，怕資本主義的國家用投票來決定「共產主義是和平的威脅」，因而向他進攻。英國也怕別的國家一齊要求解放印度以作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前奏。假如否決權真是取消了的話，美國也怕安全理事會裏有六個國家合起來一齊要求美國從日本撤兵，或要求美國公開原子彈的秘密。否決權之所以存在，是因爲安全理事會的權限沒有明白規定的原故。否決權使安全理事會失去了效能，失去了效能的安全理事會使整個聯合國機構陷於無用。假如不將聯合國憲章加以適當和迅速的修正，這聯合國機構是無法改進的。

安全理事會既有這許多致命的缺點，所以有許多善意的國際主義者很希望聯合國大會能成爲真正的民主機關。至少，全體會員都是在場的，而且五大強國也無法利用其否決權。還有些人主張使原子能委員會直接向大會負責。現在的原子能委員會是向安全理事會負責的。這就是說，原子能是否將毀滅人類文明，也得五大強國的全體同意才能決定。聯合國大會好像是一羣老鼠，被幾個貓兒在上面暴虐着。聯合國大會不過是一個辯論機關，除了有建議權以外，並沒有別的實權。那堂皇誇大的國際法庭也是同樣地沒有一點實權。既沒有法律可以供他解釋也沒有案件可以供他審判，除非原告被告雙方同時將案件呈訴上來的時候才是例外。假如一個國家自己知道自己是錯誤的時候，他何必將案件呈到法庭去呢？就算這個嚴肅的法庭真肯下一個判決，他自身也沒有獨立的方法可以對那犯法的國家強制執行他的判決。一個國家如果認爲自身是沒有錯誤的話，他又何必一定將案件呈到法庭去呢？

紙老虎

據一九四二年的民意測驗，英美兩國人民的百分之七十都贊成在戰後成立國際警察。但今天爲聯合機構辯護的人說，這百分之七十的人民的願望，已經是實現了，因爲聯合國憲章上是規定着有國際警察的組織。其實憲章上所規定的是各國武力的聯合兵團。五大強國於安全理事會有請求時，可以供給武裝兵團。假如安全理事會有這種邀請的話，這正是表明英美蘇中法五國之中，並無一國是發動

侵略的國家。假如這五強之中有任何一國是發動侵略的國家的話，該國就可以利用否決權來反對安全理事會要請軍隊的舉動。這同時並表明那發動侵略的國家也不是五強的任何衛星國。因為一個依存於某大國的小國，如果不受到該大國的默許和支援，那小國自己是萬不敢輕易發動戰爭的。假如小國之發動侵略是受有大國支持的背景的話，該大國也可以利用否決權去反對理事會對那小國的侵略舉動加以干涉。因此安全理事會所能指揮的軍隊實際上是並沒有什麼事可做的。假如是德國或日本再起來侵略的話，也許安全理事會的軍隊可以加以制止，但是這兩個國家現在都完全被佔領，是決不會再起來侵略的了。再不然，假如阿根廷進攻巴西的話，安全理事會的軍隊也許可以加以干涉。但當這個時候，美國也許利用汎美洲主義為藉口，說這樣的事件是地方事件，反對安全理事會來干涉。這些安全理事會的軍隊也許可以防止西班牙進攻法國，但這種事情多半是不會有的。不錯，安全理事會的軍隊確可以防止任何小國的侵略行動，只要五大強國都同意去制止那侵略的話。所以實際上安全理事會的軍隊並沒有什麼多大的力量，不過是一種紙老虎，只能嚇一嚇小孩子罷了。

聯合國機構和原子

差不多每個人都認為：假如我們要保存人類文明的話，我們必須要管制原子彈。在本書前面已經討論過，如果要管制原子彈，同時也必須得管制其他有大量破壞性的武器，像第二次世界大戰裏所用

的各種軍機核，以及現在正在發展中的科學武器。聯合國憲章是在原子彈投下以前寫成的。不過屬於軍備這樣一個大問題憲章裏撇得乾乾淨淨，一點不談，這種錯誤是不能寬恕的。憲章上說：「安全理事會將負責制定計劃，交與各會員國，以爲規劃軍備制度之用。」關於重大的軍備問題，只說了「制定計劃」一句話，過去也不知道已經有多少計劃在無數次的裁軍會議裏，都交給各國的政府了！但有什麼用呢？關於管制戰爭的工具，不應當在規章上寫得像一個附錄，或者像爲將來設想的一種提案一樣。管制武備問題實在是在任何有效的國際機構所必須建立的基石。

憲章制定了以後，接着便投下了原子炸彈。當時的人們都覺得，管制原子彈的事業，實在是具有世界性的問題。杜魯門總統，阿特里首相，金總理，共在一塊開了一個會議，並發表宣言說：「在可期的最近期間，在聯合國機構之下，將成立一個委員會，從事於制定議案，以備提出於聯合國機構。」他們提出了四個問題，認爲是這委員會所當尋求解決的途徑：（一）於世界各國之間，盡量設法交換有關和平事業的科學智識。（二）管制原子能之目的，在盡量設法使原子能用於和平事業。（三）從各國軍備中將原子武器以及其他有巨大破壞性的武器全部取消。（四）採取監督或其他的方法，對服從憲章的國家作有效的保衛，以防止違犯和規避憲章的危險。這種種建議固然是已經不錯，可是還是不夠的。在莫斯科他們得到蘇聯對於該委員會和該四項建議的贊助，但是在那裏却同時決定使原子能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負責。因此安全理事會的否決權乃波及到原子炸彈。原子能委員會本身不過是

一個咨詢團體，委員會裏的人只能作點建議，惟有安全理事會裏的五大老才有處分事情的權力。

美國的政客們，從長頭髮參議員康納利，到濃眉大眼的參議員萬敦實，都認為對於原子彈能保留否決議，是很可以自鳴得意的事。像真正的國際主義的政治家一樣，他們也在做着世界性的事業。他們在國家主義派的面前，也裝出是熱心保衛原子秘密的人，因為假如有人提議公開原子秘密的話，安全理事會裏的美國代表就可以加以否決了。這真是毫無價值的政治騙術主義。凡不想管制原子彈的國家黨都贊成這個辦法。直到他們自己都有了原子彈以後，他們就可以在討價還價上佔便宜了。這問題並不是我們應當不應當公佈我們的原子秘密。這問題是：假如原子彈已是無秘密可言的時候，我們應當怎麼辦。換句話說，我們應當怎麼樣一方面去公佈原子秘密，但同時却有把握使世界只會受原子之利而不會受原子之害。一個咨詢性質的原子能委員會是辦不了這些事情的。何況這個咨詢委員會又和那個半身不遂的安全理事會連接在一塊。不過什麼事都可以否決，原子炸彈本身總不是可以否決得了的。

倫敦會議

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倫敦會議真是對於聯合國機構的一個生動的試驗。許多人老早就警告我們，叫我們對那會議不要過存希望，並且說，這第一次會議主要不過是討論組織上的問題。到底這第一次會議

的成就是什麼呢？現在世界上有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一）是管制原子彈，（二）是賦與安全理事會以適當的武力。但夜以繼日，一連開了五個星期的會，聯合國的代代表們還沒有把原子能委員會的人事指派出來。至於賦與安全理事會以武力問題，簡直還沒有討論。相反的，安全理事會裏所討論的是英美間四個較小的政治糾紛。而且討論的結果也沒有一個決定。這下面是倫敦會議的一個摘要：（一）伊爾要求蘇聯軍隊由伊朗北部撤退，蘇聯堅持說此事與安全理事會無關。結果：蘇聯直接去和伊朗交涉，還是和過去一樣。（二）蘇聯請求英國自希臘撤兵。英國說，英國在希臘的軍隊並不威脅和平，所以此事亦與安全理事會無關。結果：毫無決定，事態仍舊如前。（三）蘇聯說，英國在南洋的駐軍足以威脅和平，要求成立一個委員會去調查。英國說，這是內政問題，當然與理事會無關。結果：毫無決定，事態放任如前。（四）蘇聯要求英法軍隊自敘利亞與黎巴嫩撤退。英法最後都答應了。但在安全理事會裏投票時，蘇聯却又自己否決了這個議案，使之歸於無效。結果：在理事會裏沒有得到一點決定。

紐約時報的報告說：「這真是一羣無精打彩的代表，他們開完了二十三次會，就預備動身到墨爾本的臨時總部裏去了。」他們爲什麼都無精打彩呢？他們的權力是沒有規定的。「對和平的威脅」也是沒有明確的意義的。否決權使積極性的決定成爲不可能。紐約時報又記載着關於大會的情形說：「代表們都恭順安靜地聽着，和過去五星期內在會場上靜聽的情形是一樣，但是大家都缺乏一種熱情

……大部份的代表都覺得，全體大會不能在聯合國們初次會議的時候有點表現，實在是遺憾。」但是大會是一點實權都沒有的，他怎能有所建樹呢？關於樂觀方面的話也很多。許多人都說，最低限度，大國間不同的意見總算是公開地提出來討論了，總比在秘密外交下進行要好得多。這倒真是可贊許的。開會的時候，吵罵的事情很多，尤其是英蘇之間。但是積極的效果怎樣呢？學校裏的小學生有這麼一句俗話：「槌子石頭，打斷骨頭；叫喊叫罵，不傷毫髮。」

聯合國與強權政治

現在假使我們忽然把現在的聯合國機構取消，世界將受到怎樣的影響呢？其實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這正足以證明現在的聯合國機構是完全沒有用的東西。舊有的強權政治的把戲仍然可以照舊繼續着。強大的國家們仍然由各自的政府直接行動做事。如果要大家合起來做事的話，還是需要大家全體的同意。並且一切仍然是以武力做後盾，只要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時候，就可以進攻別人。大國仍然要欺壓小國的，兩大國間彼此為伸張勢力範圍起見，仍然免不了縱橫捭闔的舉動。像是阿比西尼亞的國王，或者是伊朗的總理，當然是沒有地方可以去訴苦的。大家也許覺得這倒可以省了許多麻煩。國務院裏的元老們照舊沒有一點變化。雖然最近幾十年來的世界在武器上起了很大的革命，隨而社會上起了很大的變化，但我國的官僚們仍然墨守舊法。他們將從前失敗過的神聖同盟和國際聯盟的最壞的缺

點都合併在一塊，雜湊不成樣子。雖然原子革命正在威脅我們文明的基礎，我們的和平設計者也沒有做出什麼實際的事情去加強管制。他們成立了一個毫無能力的諮詢機關原子能委員會，置於半身不遂的安全理事會管制之下。

聯合國機構的建造者盲目地努力設法調和兩個互不相容的原則。這兩個原則一個是各國的主權毫無限制的，一個是國際間要有一個最高的法律。兩三千年以來，雖有過幾十個國際聯盟式的機構，但沒有一個能經得起強權政治的嚴酷試驗，都在很短的期間就瓦解了。聯合國機構的存在是假設世界三強的英美蘇三國意見會永遠一致的。歷史和常識都告訴我們，這三個世界強國在政治經濟上都有利害的衝突，無論條約訂得怎麼好，都不會繼續長久的。一八一五年俄奧普皇室的神聖同盟可以說是現存三強同盟的影子。這神聖同盟雖有政治家庭方面種種連繫的關係，也未超過七年就解體了。現在的三強同盟是在戰火裏成立的，所以在和平的灰燼裏就難免消逝。假如這英美蘇三強同盟是可以永遠存續的話，現在這組織複雜的聯合國機構還有什麼用處呢？再反過來說，假如這三強同盟不存在的話，那就是說，三強之中，有一個變成了侵略者的時候，這個侵略者利用了否決權，使聯合國機構不能干涉他的侵略行爲，這個聯合國機構又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呢？我們所須要的那能謀集體安全的國際機構，不僅要在列強精誠團結的時候能發揮效能，就是在有的國家不能合作而想企圖侵略的時候，也能够發揮效能。據現在的聯合國機構式的集體安全組織，只有在沒有大國發動侵略的時候才可以稍得安全，

這不是歷史上的一件滑稽的事嗎？

假如我是一個孤立主義者，我將不反對現在的聯合國憲章，我且更熱心擁護它。爲的專防止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機構，倒不如照這樣建立一個虛偽的機構，附有一個否決權，使任何強國可以隨意做何等事情。美國的新派國際主義者，常常自慢地辯解說，這個否決權固然可以被蘇聯利用去牽制安全理事會，但同時也可以被美國利用來保護美國本身的利益。這對蘇聯固然有利，但同時也對美國有利。不過所討厭的是：美蘇兩國的利害關係相差得很大罷了。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內，用否決權來反對集體陣線去干涉侵略，是對蘇聯有利的。但站在美國的立場說，蘇聯的否決權實在是對於美國的致命的打擊。

聯合國機構與內政

現在說聯合國機構不能防止原子威脅和侵略，實在不能算言之太過。事實具在，只要仔細看一看憲章就知道。不過有許多人一定要問，憲章既是這麼壞，當初怎麼會這樣制定的呢？又怎麼會受到美國各界大多數領袖所支援的呢？這件事實，對於許多善意的美國人民雖然是很奇怪的，但是憲章的產生，實在是多半受了遷就內政的影響，倒不是真心希望有一個反侵略的真正國際組織。這憲章脫胎於聯盟式的國際機構。過去羅斯福總統對於這種聯盟式國際機構就沒有信仰。一九三二年，羅斯福

總統論到那第一個國際聯盟說：「美國加入國際聯盟並不能達到防止戰爭和解決國際難題的最高目的，因此也不能和美國的根本理想相符合，所以我不贊成加入國際聯盟。」直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大西洋憲章的時候，羅斯福還是不信仰國際聯盟。且讓我們回想孫納·威來士所記述當時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會話：「邱吉爾問羅斯福贊成不贊成他（邱吉爾）在聯合宣言草案裏所提出的有效的國際機構。羅斯福回答說，他對這並不同意。他說他自己不同意去發起一個新的國際聯盟大會。最低限度，他至少要等一個相當時期以後，在此時期內，英美兩國所聯合組成的國際警察能夠發揮力量的時候，他才

可以考慮對此事是否同意的問題。」

但在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之間，美國民間的確有一個熱烈的要求，希望在戰後有一個國際組織來維持世界和平。人民都認為應當獲得一種永久和平，而且都熱望以國際警察力量作背景，去建立一個真正的集體安全制度。羅斯福總統就乘了這個人民普遍邀請的機會，取得了人民領導者的地位。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一九四二年的民意測驗時，有百分之七十的美民衆都贊成有國際警察。一九四三年的時候，對於下年羅斯福再度當選的局勢更爲明顯，因爲羅斯福不僅爲領導戰爭時不可缺少的人物，而且爲戰後謀和平時更不可缺少的人物。關於國際組織的具體步驟，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以前就應當商定了。國務院裏的專家們，外加其他國際問題專家的協助，在一塊工作的結果，就產生了鄧巴吞·歐克思計劃。這其中的許多「和平將軍」，都是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和平專業中失敗過的。他們

着決心要使這個新的國際機構像那個國際聯盟。

這個鄧巴吞·歐克思計劃，以後稍加修改，就在舊金山採用爲聯合國憲章了。這個公文制作得非
常巧妙。它巧妙的地方是在它能和美國國內政治作用連繫起來，不惜以安撫外國的強權政客爲代價。
蘇聯與英國也都贊成這憲章，因爲這憲章對它們並沒有什麼束縛。蘇聯對這憲章倒特別喜歡，因爲它
可以得到一個討價還價的地位。假如英美不準備對蘇聯讓步，或不承認蘇聯所樹立的傀儡政府，蘇聯
也是不會支持那憲章的。美國的政客們得到了一個國際機構的雛形，蘇聯得到了一個東歐集團的實體
。其餘的聯合國家們不敢反抗三大強國，只好一切服從命令，所以聯合國的一切都是全體一致同意的
。法國起初還遲疑一會，但後來三強稍施點手段，給它個過不去，後來它也就老實了。

若從對內的觀點上講，這鄧巴吞·歐克思計劃還不僅是一個政治傑作。它安撫了幾百萬美國國家
主義派的人民，雖然並沒有貢獻給他們什麼東西。它也安撫了幾百萬國際主義派的美國國民，因爲它
將放浪的美國送回國際聯盟裏去了。它並且許給了這種希望，說是這個不完全的文件還將漸加改進。
共和黨的國家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都失敗了。羅斯福總統還不满意。他說：「凡是在舊金山所採用的
，自然還要常加修改。」這是聯合國憲章的真正起源。因爲篇幅關係，也不能對那文件作詳細的調查
和研究，但只要翻一翻當時的報紙的第一頁就可以完全看出來了。由一九四四年五月國務卿赫爾的演
說，闡明了憲章的輪廓時起，到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國參議院批准了憲章爲止。

所以說的這些話並不是要責備羅斯福的話。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已經決定的了。他的地位穩固不僅是因為他在內政上有建樹，而且是因為他有反德國納粹和日本軍閥的遠見和能力，真正是一位偉大的戰時總統。而且事實上羅斯福最先領導他的國家經過戰爭，實在對於我們現在所享受的和平都有功績。鄧巴吞·歐克思計劃是最先在轉兩國務卿指導下的國務院人士們所議定的。至於談到內政，凡真心想拯救他的國家的人，當然也得要希望當選。這是自然的道理。除非像是斐歷國際的盧養生，或有林肯那樣性格的人，才不這樣做。假如有人說，羅斯福雖是一位大政治家，却不是一位奔走和平的人，那麼同樣也可以說，威爾遜雖是一個奔走和平的人，却不是一個能幹的政客。

現在的聯合國憲章並不能保證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將來的安全。它也不能保護美國人民或其他各國的人民不受原子彈的威脅。我們必須將它修正，使威爾遜的崇高理想得以實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險美國在自由和平的世界上繼續存在。有些人也許要說，怕是蘇聯不同意，或是怕國會不接受。對於這問題的回答就如一個醫生對於一個病人拒絕服藥時的回答是一樣：「你是預備活下去呢？還是預備死？」

第七章 戰爭是廢不了的嗎？

英外相貝文：「我相信總可找到一個方法。像我們有這種地位的人，都應當找出個解決的辦法。上帝知道我們是怎樣迫切地需要一個解答。我們也知道，假如我們不能找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我們就是要存留一個禍根在身後。禍這個根可以忽然間爆發，把世界上的文明立刻全部毀滅。」

我已經在前面說過了，今天美國龐大的力量可以使我們在兩種世界和平之中任意選擇一種。這兩種和平是：一種是英美所主持的和平，一種是世界各國所組織的有效機構所主持的和平。但是我們決不能走第三條路。所謂第三條路就是不作任何準備，或毫無一定計劃地隨便做去。但是我們現在所走的道路的確就是這第三條道路。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應當是利用最近將來美國在國際地位上的優勢，使美國在世界上不致再有被人侵略的危險。反之，蘇聯外交的目的，是要利用它的技巧和地位，去稽延時日，等候蘇聯日漸強大。美國政府應當不顧一切，趕早將這個世界組織起來。蘇聯則應當拖延時日，分化世界。因為如果不然的話，一個統一的世界就要將蘇聯打倒了。蘇聯今天還沒有原子彈，

蘇聯爲什麼要急急忙忙於修正憲章和管制原子彈呢？爲蘇聯設想，它當然希望聯合國機構能保持它目前這種粗枝大葉的情形。等它自己也能聚集一大堆原子炸彈，它自然就容易討價還價了。將來的天下是蘇聯的。現在的世界是美國的。蘇聯拖延時日是會討便宜的。美國浪費時間是有損失的。爲美國設想，任何事不做，放任着聯合國憲章，拖延時日，是非常有害的。我們若讓聯合國憲章保持其現有的形式，我們仍然是脫離不了強權政治。強權政治的結果，將使兩種有可能性的大規模戰爭發生其一。這兩種戰爭是：（一）三五年後，英美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們去制止蘇聯擴張得過於強大；（二）假如這種戰爭不發生，則十五或二十年後，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歐亞兩洲，必發動稱霸世界的戰爭。

總有些人說，戰爭根本是無法避免的。他們說，戰爭根本就是人類天性的一部份。人類從來就有這種天性，而且今後也決不會消滅。假如他們所說的戰爭是指那最萬惡的，各獨立國家間的戰爭而言，那麼，這種信仰實在是一種很大的錯誤。現在並沒有一點客觀的科學的事實可以證明這個膚淺不確實的假定是對的。至於談到人類天性的籠統問題，以及所謂「從來就有的」，所以後來也就難以消滅」等論調，尤其顯得牽強。所謂人類的天性，多半是由人類所自造的環境中所產生。至於從前所有的事物而現在已經沒有了的，那可就更多了。反之，從前所沒有而現在忽然出現的也不在少數。譬如說，原子炸彈不就是一个明顯的例子嗎？著名的科學家赫胥黎說過：「生物學家竭力反對人類有戰爭本能之一說——無論是指某種特殊戰爭而言，或是指一般戰爭而言。不過人類在行爲上有一種好戰的衝動，那個

是事實。這種好戰的衝動，可以成爲戰爭情緒的基礎。假如外圍的環境鼓勵人性表現的話，這種衝動在戰爭裏可以繼續表現。到了現在，我們實在應當改變環境，以制止人類好戰的性質在戰爭裏表現出來。

現在已經有充分科學上的證明，可以利用近代的方法，消除侵略戰爭。這事在後面還要繼續討論到的。這種事情在過去雖然不可能，可是現在却已經不成問題了。一個小心謹慎的思想家所不敢斷言的事情，一個無知的政客或頭腦簡單的軍人如果斷言了，當然是可以原諒的。不過這個基本的假定說：「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實在表現了道德上自暴自棄的病態。而這種自暴自棄的心理却滲透到我們的智識階級裏，像報章雜誌的主筆和政治家等人們，使他們頭痛醫頭痛腳醫腳地尋求些治標的解決辦法，而沒有想到去把握住國際無政府狀態這個中心問題。最低限度，以後在他們還沒有向人民進勸以前，最好請他們先把這「侵略戰爭能否避免」的問題放在清新無成見的腦子裏想一想，然後再下判斷。對於這個問題如何回答，不但是關乎美國目前的外交政策，而且是關乎整個世界文明的存亡與廢。

二 三個救治的辦法

戰爭與和平是巨大而複雜的問題，所以戰爭的原因與和平的方法也呈現出混亂的狀態。侵略戰爭問題是一件國際犯罪問題，也可以簡化之，拿它和普通社會上的犯罪一樣看待。犯罪的原因很多，譬

如說缺乏適當的教育，社會上不公平的事太多，生活狀況太壞，心理的原因等等，都是促成犯罪的主要原因。但對付犯罪的辦法是不多的。第一要有組織的武力。第二要改良經濟狀況，消除社會上不公平的事實，以減少人民憤恨的心理。第三是教育，利用現世和靈性的變通辦法來改善人類的行為和性格。這三個方法之中，若作久遠的根本打算，教育當然是最要緊的，其次就要數到經濟改革了。至於警察武力，反而算是最末的了。但是有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不可不知道，那就是最迫切而不可缺少的東西也就是這個有組織的武力。假如沒有警察去強制執行法律和維持社會上的秩序，要想實行經濟教育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的。設若社會上在一天之內沒有警察力量，就在這短短的時間內，一定也要有少數的暴徒和癡狂的人士起來擾亂社會上和平。

同樣地，假如我們要解決國際間侵略的罪惡，我們也必須採用三種基本方案。那就是：（一）在一定法律之下，利用優越的武力去抑平暴亂；（二）除去戰爭的經濟原因；（三）利用教育來培養人類友愛的精神。在這裏看起來，教育仍然是最重要的。幾千年以來，小孩子們都在古代神人的祭壇上犧牲了。設若我們為求世界和平計，將我們的小孩子們交給好教育家和好牧師，他們可以利用近代教育的技術，使將來人類懼惡「戰爭」和現在人類憎惡「以人做犧牲祭品」是一樣。與此同時，還得有效的國際合作，以免除戰爭的經濟原因。我們必須解放被壓迫的人民，使資源平均分配與各國，將世界上阻塞住的貿易孔道加以開放，使世界上的貨物與技術，得以暢流。不過，經濟與教育的方法固係十

分重要，但武力一層，却比前二者所絕對不可缺少的條件。三種方法必須同時施行，而且最先必須有一個國際組織，有更高的法律，有法庭，有武力，有受嚴格限制但很適當的力量，使任何國家或它的國民，都不能在侵略上成功。

只有在這樣的國際組織裏面，我們才能夠實施預定的經濟教育諸方策，以達永久和平的目的。社會上最不公平的事是戰爭，最大的經濟耗費是戰爭，最悲慘的教育也是戰爭。如果不能免去戰爭，免別的事根本就談不到了。假如國際間能在幾百年內免去戰爭的蹂躪，教育和經濟的改進才能够使永久和平變成事實。

『人類的議會』

還在原子彈出現以前，聯合國憲章在赫爾的眼裏才露了一線之光的時候，有少數英美的理想家已經感覺到再組織一個國際聯盟式的機關是無用的了。所以他們都認爲，惟一其他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聯邦式的國際組織。但有人贊成一個聯邦式的世界，也有人要先從西歐幾個民主的國家和美國做起，還有人主張要先從英美做起就行了。不過他們統統都認爲：只有那聯邦形式的國際機構，也就是仿效美國憲法上那聯邦式的國際機構，對於維持和平才能持久有效。後來這許多理想家都接受了現在的聯合國憲章，也沒有加以反對，只不過希望這憲章能有所改進。但在今天，照原子彈約情形看起來

，他們希望早早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的企圖又復活了。

聯邦形式的國際機構有三個基本的特性：（一）會員國各將其權力委託於聯邦政府，此權力係明白而確定的。（二）聯邦政府係由會員國政府所分出，在所委託的權力範圍之內，以投票之多數行使職權。（三）有一部份單獨的武力，足以維持聯邦政府的威信。這聯邦式的要點是「第三黨的原則」，這是在聯盟式裏所沒有的。在聯邦式的裏頭，有權力更高的法律，法官和警察。所以結果聯邦式的是安全的。我們的聯邦同盟以及瑞士的聯邦都存在過好幾百年。

要評論聯邦式的國際機構的價值，我們必須用一個雙重的尺度。一個近代的國際機構必須能滿足兩種要求才合用：（一）這個機構必須很有效率；（二）這個機構在政治上必須能為美國和其餘大多數的獨立國家所接受。我們已經見到，那聯盟式的國際機構雖在政治上能為各國所接受，但是完全缺乏效率。反之，那聯邦式的國際機構雖在理論上非常有效率，但在今天完全沒法被接受。這也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事實。在聯盟式的國際機構裏面，為各會員國的主權計，以中央的權力為犧牲；在聯邦式的裏面，各會員國都犧牲了自己的主權來完成中央的權力。在今天是有那一個大國願意犧牲自己那主要而傳統的主權的。如果有人懷疑這點，可以去參看聯合國機構在倫敦會議時的記錄，或去參看蘇聯的報紙，或參看國會的記錄，就可以知道了。

聯邦派裏比較實際點的人都承認現在獨立國家們的政府絕不會自動地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因而這

被實際家都贊成利用民衆們的輿論和願望去建立一個世界政府。但是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呢？我認爲這事是不可能的。現在就假設是可能的吧，要想鼓動起民衆的要求，使民衆們強迫各主要國家的政府，共同去建立一個世界政府，這樣一種的努力，共需用多長的時間呢？我們還有兩年的時光，在這兩年之內，原子彈還不至來毀滅我們的城市。但是在兩年之內，在世界上能有一個發展十足的世界政府出現嗎？就是最熱心的聯邦派人士，恐怕也不能相信罷！

我們不能搖一搖魔棒就把國家的主權取消了。國家主權的存在是生根在國家主義上的。國家主義實在是今天一個巨大的力量。我們不能一夜工夫把國家主義就取消。「人類的議會」終有一天是會降臨的，甚至比我們所預期的還要早一點。當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和科學的發達能使世界上的繁榮和民主更加普遍化的時候，「人類的議會」也許就會降臨了。但是我們必須先將這重大迫切的原子彈問題和侵略問題先行解決了以後，才能談得到「人類的議會」。我們要想解決原子彈問題和侵略問題，我們現在必須馬上就建立一個又有效又能被各國所接受的國際機構。只有照這樣做，我們才能立下一個真正世界聯邦的實用的基礎。

第八章 怎樣才能避免美蘇戰爭

英外相艾登：「照發現原子能的事情看來，那舊金山憲章實在應該更加審查了。尤其是否決權一事，在目前的世界事實上實在是不合時代。」

由上面的各種論斷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如果要避免最後和蘇聯打一仗，我們必須有一個國際機構能管制原子彈以及別的武器。這個國際機構也必須有一種力量可以遏止侵略。像這樣一個有效的國際機構，必須具備三種不可缺少的條件：（一）中央權力機關須能公平地代表世界各國。關於侵略案件之處理由多數票決定。（二）管制科學武器和制止侵略的權力須受有嚴格的限制，但亦須明白確定，此種權力由各會員委託於中央機構，由一世界法庭加以解釋。（三）建立一強有力而無偏私的國際警察隊，用以維持中央權力機關的威信。

像這三種必不可缺的要件，現在的聯合國機構都不具備。要修正現在的聯合國憲章，使它一方面精簡足應許多條件，一方面又能為各會員國所接受，這事是很可以做到的。聯合國機構實在可以成為真正有效的國際機構。聯合國憲章也可以由怯弱為善的公文一變而為制止贖武軍閥的有力工具。像這

種工作只要加上三個必要的修正就可以完成的。籠統地講，這三個必要的修正立下了武力分配計劃的基本原則。現在且簡單地說明一下：

第一個必要的修正：改組安全理事會與世界法庭。

在現在的安全理事會裏，五個永久會員是有全權的，至於那六個非永久會員則形同虛設。而且事實上五強之中只有英美蘇三國能決定事情。法國和中國也不過在三強有了決定以後同聲贊助罷了。假如我們將五強的否決權取消，則安理會裏每個會員國的投票都要有相等的分量了。要使這種事情可以實行，我們必須將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制度從新加以調整。與其使六個輪選的小國毫無實權，何不使所有的小國都長期出席而賦與實權？這只要採用集體代表的方法就可以達到目的。具體的辦法是：使全體小國在安全理事會裏有兩個代表，這兩個代表可以由全體大會中選出來，也可以由小國們自己所組織的選舉團中選出來。若照這樣辦，則所有的小國雖仍和大國一樣，各自保有其獨立的主權，但在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席上却看做一個集體的單位，好像全體小國就是一個單獨的大國一樣。至於法國和中國，與其使它們和英美蘇三國保持不圓滿的關係，何不乾脆將中法兩國的代表和英美蘇三國的代議規定個不同的人數呢？現在英美蘇三國在安全理事會裏都是每國一位代表，不如改為每國出兩位代表。至於中法兩國則仍然保持現在的樣子，每國出一位代表。假如我們照這樣把代表制改變了以後，則改組後的安全理事會將是這樣的：美國有兩位代表，英國有兩位代表，蘇聯有兩位代表；中國和法國各有

一體代表；其餘的小國們共有集體代表兩位。安全理事會的全部代表共有十位。

關於制止侵略和管制科學武器的案件，在改組後的安全理事會裏必須以多數票來決定，不受任何牽制。至於其他的議案，則仍然可以保持現在的投票方法。安理會經過這樣的改革以後，對於各國的代表人數上可以說是公平得多了。而且也可以免去英美蘇三強操縱一切的弊病。尤其重要的一點，那這般大事的否決權也被取消了。所以在效率方面講，這種改革是有價值的。那麼這種改革不能被主要的國家們所接受呢？我想這也是可以的。英美蘇三國假如是意見完全一致的話，仍然可以在安全理事會裏左右一切，因為英美蘇三國合起來就有六票，在全體的十票中是佔多數的。這和現在它們如果意見一致時能夠左右安全理事會的一切是一樣。但假如三強對於某種案件或對於反侵略的行動意見不能一致時，則其餘國家的票數合起來也可以將某一方面壓倒。譬如說，英法共有五票，佔全體票數的一半，要想壓倒蘇聯和中國的聯合陣線時，就須要拉攏那兩位小國的代表。所以在那時候，小國的代表也可以舉足輕重，不像現在這樣是無關得失的了。它們可以利用它們那集體的兩票，在和平的天秤上顯出分量來。

與改組安全理事會同時，我們還得要建立一個世界法庭以解釋安全理事會的權力。我們或者可以將現在的國際法庭改組，或者我們可以另外成立一個新法庭。總之，無論怎樣，這個新世界法庭也必須以多數票來表決議案。這法庭的內容組織也須和改組後的安全理事會是一樣，英美蘇三國各派法官

報

二人，中法兩國各派法官一人，其餘全體小國共派法官二人。各法官都是終身職，至一定年齡可以退休。如此則各法官受本國政府的管制較輕，可以真能專心來維持世界法和解決世界法。我們必須立下兩條世界法：（一）任何國家及其國民，都不得發動侵略戰爭。（二）任何國家及其國民都不得製造科學武器超過某種限度。但是法律如果不能強制執行是無用的。要想強制執行我們的世界法，我們還得將聯合國憲章再加上一點修正。

第二個必要的修正：安全理事會須有全權足以制止侵略戰爭和管制科學武器。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現在是沒有那個國家願意放棄其傳統的國家主權的。可是也要有個例外。像發動侵略戰爭這樣的主權是非放棄不可的。在現在的聯合國憲章裏也暗含着說各會員國要放棄這種權利，不過沒有明白說出罷了。還有一層，若不把「侵略」的意義明確地定出來，單單說叫各國放棄侵略的權利也還是無用的。在憲章裏必須將「侵略」的意義這樣地明定出來：「侵略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或其國民，用暴力和武器攻擊其他獨立國家的領土。」各會員國必須在憲章裏立下特別的誓約，擔保不致犯了這裏侵略的行爲。它們也必須將全權委託與安全理事會，以執行這個誓約。任何國家在什麼時候發動侵略，安全理事會都有權去制止。而且世界法庭要有一種特別的責任去決定侵略是否確已發生。

第一個必須委託於改組後的安全理事會的權力就是制止侵略的權力。但是這還不够。我們還要把

各會員國準備侵略的權利也除去，使各會員國不能任意備備無數的戰爭機械。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事情又較複雜了。可是在這個原子彈和科學武器的時代，這種用心也是必需的。我們並不須要去限制像機關槍一類的輕武器，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一定要限制近代戰爭中所必需的科學武器。今日的科學武器可以分為兩種：就是原子武器與重武器。重武器之中包括戰艦、飛機、坦克、重砲，以及其他有巨大破壞力的武器。

重武器可以照這樣方法去限制：安全理事會可以規定全世界每年重武器生產量的總額。譬如說坦克若若干長距離轟炸機共若干，航空母艦共若干，等等情形。在這個全世界總額以內，五大強國也各自限定個別的生產數量，彼此約定不得超過這個限度。這些個別的生產量須在事前互相同意而明白規定於憲章中。大概的情形應該是這樣的：假設全世界的生產量是一百分，英美蘇三國每國的生產量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亦即全世界的五分之一。這個數量須在安全理事會裏明白規定的。中國和法國每國的生產量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也就是全世界產量的十分之一。這百分之八十的世界重要軍備即由此五大強國分擔生產。所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全世界產量的五分之一，則由其餘世界各小國分擔生產。不過各小國不能單獨生產這種武器。安全理事會裏須設立一個軍備託管會，並在各小國設立軍備託管會分會，集體經營各小國所應生產之軍備，惟不以營利為目的。這些小國一齊合起來集體生產全世界軍備的五分之一並不算難事，因為全世界的總產量已為安全理事會所限制，不像現在這樣軍

備是無限制地生產的了。挪威、荷蘭、比利時一帶的造船廠，捷克的斯柯達工廠，意大利的飛機工廠等，都是製造軍備的有名地方。至於軍備託管會在各小國應該怎樣管理兵器之生產，在講第三條必要的修正時還要論到的。

現在且讓我們假設這修正案通過了以後，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七年一月開會，決定一九四七年全年度全世界軍備的生產數量。過去的武器生產都是無規律無限制的，現在却不然了。現在的配置量可以是這樣的：重轟炸機一千架，航空母艦十艘，重坦克車一萬輛，長射程砲兩萬尊，等等。在這個總數範圍之內，美國只能生產五分之一。那就是說，在一九四七年，美國至多只能出產重轟炸機二百架，航空母艦兩艘，重坦克兩千輛，長射程砲四千尊。英國和蘇聯的生產量當然也和美國一樣。至於中國和法國，每國至多只能生產重轟炸機一百架，航空母艦一艘，重坦克一千輛，長射程砲兩千尊。其餘全體小國，在軍備託管會監督之下，集體生產全世界軍備的百分之二十，和英美蘇三國每國的單獨生產量是一樣的：也是重轟炸機二百架，航空母艦二艘，重坦克兩千輛，長射程砲四千尊。

第一次歐戰後世界各國提倡縮減軍備時美國大上其當。美國的戰艦是減少了，但別國的戰艦都還在暗中積極地增加。這一次的比例限制法却不能再蹈前次的覆轍了。將來世界上每年軍備生產的比例限制可以使美國在海上各方面的優勢比較地並不受影響。現在世界兵器的進化一日千里，舊武器在短時間內可能變成無用。所以美國現在製造的武器在幾年之後也許會失去效用的。生產的比例限制法儘可

以使軍備生產在平等狀況下的將來進行。這個軍備生產比例限制法實在是一個大規模的國際軍備壟斷制度。這種制度也和這次大戰前的橡皮或錫的壟斷情形是一樣，可能成爲世界規模的軍武器管制事業。這個管制的目的也和一般壟斷事業的目的是一樣，是減少出產品。這種軍備的壟斷，依國家的地位情形，指定其所應當生產的數量，真是舉世無雙的事業。所要限制的出產品是死人的商品。減少這種出產品的目的並不是爲股東的利益起見，乃是爲人類的利益起見。並且與普通的壟斷企業不同，這種軍備壟斷並沒有秘密的合同，所有的合同都是公開的。這個公開的合同就是建立一個國際權力機關，用以調整和執行合同的內容。

管制原子武器

談到管制原子武器，我們的目的必須是禁止原子能用於破壞性的事業。只要我們趕快去做，這目的是能達到的。現在只要美國一國放棄原子彈的製造就夠了，因爲現在只有美國一國能製造原子彈。杜魯門總統、阿特里首相、金總理三人的聯合聲明裏說：「我們渴望原子武器以及其他有巨大破壞性的武器都能從國家的軍備中除去。」但假如我們不能立刻禁止製造原子彈的話，我們最低限度也請使原子彈和其他重武器同樣受生產的比例限制。安全理事會須將原子彈的生產總量限制到最低限度，庶幾將來的世界文化不致遭受萬劫不復的摧殘。原子能之製造秘密及程序必將在各會員國之間彼此互相

交換。

強制執行比例生產制

安全理事會也不能對於各會員國過於信任，就認為它們是不會再製造原子彈了，或者自己已經真正限制重武器的生產了。安全理事會必須擁有大批的監察員，時常調查各會員國內重武器與原子能生產的情形。這些監察員必須親身到各會員國內的實驗室裏，工廠裏，和礦裏親自察看。各會員國對於科學武器的生產情形不得有絲毫隱瞞。監察員們對於原子能的製造步驟，由採礦一直到最後階段，皆要詳為考核。如果某國的原子能不是真正用於和平的一途，則該國就有秘密製造原子炸彈的嫌疑了。這些監察員們，對於重武器的生產也要細心加以考核，任何國家製造重武器都不得超過它分配應得的比例數額。將平時工廠改為戰時工廠，或聚集十足的重武器以備侵略，中間都需經過一個時期，這個比例限制法將使任何有侵略可能性的國家都沒有時間做這種事情。

管制原子武器可由管制稀金屬的生產而達目的。鈾或其他可分裂的元素在世界上的生產量是很容易計算的。安全理事會須在各國設立機關斷放射性礦物及其出產物如鈾及鈷等。私人企業如欲自政府購買此等物品以供和平用途，可向政府領取許可證，憑證購買。像這樣嚴格地管制和監察，凡有侵略性的國家就很難秘密生產十足的原子武器以供完成侵略之用了。原子彈雖可隨時製造，但製造大量

原子能的物質只有鈾和鈾兩種稀有物質。這兩種稀有物質須採自大量的礦物中始能獲得。欲將這些礦產的所在地長期瞞過監察員和安理事會，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事。假如某國有下面的事情發生，就是某國有準備侵略的嫌疑了。假如監察員發現某國在製造原子彈，或製造重武器已超過規定的比例數量，或拒絕監察員詳細調查，該國就是有準備侵略的嫌疑。凡有這種情形發生，世界法庭就可以認為這個國家是犯了準備侵略的罪。任何國民，或任何政府的官員，凡犯了這種準備侵略罪的，世界法庭都可以提起公訴。無論是個人或團體，凡犯了這種罪的都須受嚴厲的處罰。政府如有直接或間接支持這種侵略的計劃的事，則須將其政權推倒，其官員須加以個別裁判和處罰。

安理事會的兩種力

第二個必要的修正案就是這樣的：各會員國委託於安理事會兩種權力，這兩種權力都由世界法庭加以解釋和明白的限定。這兩種權力就是：一種是制止侵略的權力；還有一種就是防止準備侵略的企圖。至於所施用的手段，就是強制執行重武器的比例生產制度和取消原子彈。談到效力方面，這第二個必要的修正案可以達到聯合國機構裏原子能委員會所標榜的四個目的。所謂四個目的就是：（一）各國間彼此交換關於和平用途之基本科學智識；（二）管制原子能，使僅能用於和平事業之一途；（三）禁止各國生產原子武器和其他有巨大破壞性的重武器；（四）利用監督和其他方法以保衛遵守

盟約的國家而抵抗違反盟約和規避盟約的國家。這個修正能將世界各國生產軍備的重大負擔免除，且能永遠免除那含有危險性的軍備競爭。而且這修正又能使任何有侵略可能性的國家無法擴充軍備，且更無法在侵略上成功。

再就能否被接受一層來講。我已經說過，關於原子彈的規約是沒有問題的了。關於重武器一層，雖然比例生產制限制了重武器的生產，但對於現在世界上主要國家的基本相對武力是沒有變更的。現今的英美蘇三國實際上壟斷了全世界重武器的生產。比例分配制規定了以後，英美兩國可以和美國有同等的重武器生產力量，所以這兩國一定是高興的。而且美國本身也可以免去無限制擴充軍備的重大負擔，亦是好事。美國現在所製造的武器也許在數年後就變成無用，不過既有根本制止侵略的辦法，它也可以不懼怕將來蘇聯或其他國家在工業上的發展了。現在世界的小國不過只是大國的衛星國。聯合國的軍備託管會成立以後，小國們所集體生產的軍備可以趕上一個大國。小國的地位也可以因此提高了。最重要的一點是：這許多條件都很容易被接受，因為接受這許多條件並不需要任何國家放棄它的主權。惟有發動侵略這一項主權是各國非放棄不可的。而且這個主權美國人民是早已就想放棄的了。

第三個必要的修正：組織强有力的國際警察隊。

根據第一個必要的修正，聯合國的各會員國是互相約定不去發動侵略，不去製造原子彈，且限制軍

武裝的生產量。不過羅素說得好：「沒有又嚴厲又明顯又確定的懲罰放在面前，沒有那個強國是願意遵守協定的。」要使懲罰又嚴厲又明顯又確定，安全理事會必須隨時掌握住適當的武力。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組織一個獨立的警察隊，不受各會員國的牽制。像現在聯合國憲章中所含糊提到的各區聯合部隊是不合用的。但是依靠大國於必要時供給武裝部隊是不免過存樂觀了。凡違反協約的國家一定是個強國，或是一羣叛變的集團。這就是說，安全理事會裏的國家們，不願在與自己無關的戰爭中，冒險犧牲自己的軍隊。還有一部份的國家，就是有犧牲的決心，也要被那侵略者武力所嚇倒了。只有那些領土被侵略或受威脅的國家，才真願意拿出自己的武力來。就是沒有聯合國的要請，它們也要單獨行動的。凡是一羣獨立國家的同盟團體，如果沒有一個獨立的不受各國牽制的國際警察隊來維持威信，是等於一個空殼的。這就好像是只有了契約而沒有判決履行契約的裁判官，又好像是只有裁判官而沒有執行法律的警察署長。像我們聯邦同盟的條款，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有一個時期華盛頓的軍隊只有二十八個人。雖然各州都鄭重聲言派遣它們的民團去支持中央的勢力，但各州實際上都在各自準備着彼此間的內戰。哈米爾頓所以稱當時聯邦同盟的條款是虛弱無用，這實在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舊有的難題

一個國際警察隊必須要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壓倒一個強大的侵略者或幾個侵略者的集團方可，不然

時請，這種國際警察隊也還是有名無實而已。但是我怎麼能够建一個强有力的國際警察隊而同時可以保證這個强有力的警察隊不至於危害到個別國家的獨立呢？我們怎樣才能够避免尾大不掉的危險呢？這個問題，幾百年來阻礙了許多和平計劃。這是國際政府和國家主權互相衝突矛盾的地方。譬如說，在一個城市裏，所有的市民都拿着武器，家家戶戶的門口也都架上機關鎗，在這個城市裏就是有警察又有什麼用呢？同樣地，在國際上，假如讓所有的國家都去無限制地擴充軍備，這國際機構就是有國際警察隊也沒有用。城市的警察所以有效，是因為禁止一般市民持槍。可是國際警察隊就不能這樣簡單了。因為強大獨立的國家是沒有自己願意去解除武裝的。一個國家可以放棄發動侵略戰爭的權利，但是它絕不肯放棄以自己的軍隊來作自衛的權利。因為一個沒有自衛力的國家是可能隨時遭受危險的。假如國際警察隊維持了全世界所有的武備，則全世界的國家都要俯首聽命了。因而全世界難免出現一個獨裁的政體，我們也將沒法阻止那幾個指揮國際警察隊的軍人去征服世界了。在納粹黨壓迫下的人民是被外來的人解放的。假如全世界都被一個專制政府壓迫住了，還有誰人來解救這全世界的人民呢？除非我們希望火星上的人來解救我們。國際警察隊的難題就在這裏。假如世界各國的武備不解除，適當有效的警察隊是不可能出現的。但是各獨立國家又不願着自己解除武備以完全聽命於國際警察隊。有許多專家們，隨便談談國際警察隊的事情，好像是認爲很容易的，却不知道國際警察隊如果真有實權的話，有些複雜困難的事情就會發生；假如國際警察隊是一個具文或門面的東西，那是一點

用處也沒有的，因為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圓滿解決，所以從來的和平計劃都失敗了。一個計劃，無論在其他方面怎樣圓滿，如果不能一方面使國際武力有效，而他方面同時又能保存各國獨立的主權，永久的世界和平不過是一個危險的錯覺而已。

解決的辦法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武力的比例分配制。世界各國並不必一定要解除武備，但是它們的武備必要受有限制。國際警察隊的武力強度只要足夠能支持安全理事會的威信就夠了，絕不可使它有能征服世界的力量。前面已經說過限制重軍備的辦法，使大國每國按比率生產若干重武器，同時使小國們集體按比率生產若干重武器。在軍備託管會管制下全體小國們所集體生產的軍備就可以作為這個國際警察隊的武備。這個警察隊也可以稱為國際軍團。這個包含有陸海空軍的國際軍團將完全由小國國民的志願兵所組成，嚴其訓練，厚其給養。每一個小國都依其人口的多少供給一定數量的兵隊。為均衡計，大國像巴西和意大利等，當以人口作一千五百萬計算，以此為基礎而決定其所應派兵隊的數目。這個國際軍團不駐在各小國內，却駐在遍及世界各處的戰略基地上。暫時在德國和日本也駐屯一部份，以代替現在的佔領軍。於是安全理事會就可以免去現在這樣的紊亂浪費和五大強國間的危險競爭了。這個國際軍團並不由各小國政府自己統轄，乃由安全理事會直接統轄。維持這個軍團的費用，一

半由小國們自己負擔，一半由五大強國負擔，所負擔的經費數目，以國家收入的多少為比例。安全理事會只能指揮這軍團去做兩種事情：一是強制執行重武器的比例限制法和強制取消原子彈；二是制止侵略舉動。在安全理事會調動國際軍團討伐侵略國家以前，世界法庭當預先宣告侵略之發生。前面已經說過，這國際軍團是以小國們所製造的武器裝備起來的，有全世界重武器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亦即五分之一。所以這個國際軍團的實力和英美蘇三國任何一國的實力都是相等的。和中國法國的實力比較起來，則要大過一倍。這軍團不至於專暴到壓迫全世界，因為它的力量還不够壓迫全世界而且如不經世界法庭的同意，安全理事會也不能隨意調動這軍團。調動這軍團惟一可能的時機是當討伐一個發動侵略的國家的時候。而且在心理上講，這個軍團也不能夠叛變。這個軍團組成並不是由單一的外國軍隊所組成，乃是由兼小國各派遣自己的一部份軍隊雜湊而成的。小國家們的生存將完全依靠這種強有力的國際組織。所以國際軍團的各份子擁護安全理事會，實際上也就是擁護各小國自己的生存。

聯合國憲章裏三條必要的修正一邊議決以後，這個國際軍團也就會馬上組織起來。最初裝備的武器，可從美國購買戰後剩餘物資以充應用。國際軍團的實力既不弱於任何強大的國家，所以若有某單獨一國作亂的話，這國際軍團的力量是實足以應付的。因為現代交通發達的關係，無論各小國之間距離怎樣遠，這國際軍團的集合出動是並不需要很長的時間的。但假如有幾個強國聯合起來作亂，這國際軍團的力量就不足以應付了。所以這時須再增加一條規定：假如安全理事會於討伐叛亂時需要額外

爲國際軍團協助這國際軍團時，它可以請求強大的國家們派遣它們的軍隊當作國際軍團的後備軍。英美法五國雖仍保持原有的兵力，但因重武器的生產受了比例限制的關係，作戰的實力上是自動地受了限制了。各國對於配備輕武器的軍隊可以任意保有若干，但在重武器方面，則不能超過其比例限度。這五大強國的軍隊可以稱爲國家軍團，於必要時可以做國際軍團的後備隊。如果要使這種條規更容易被各大國所接受，則憲章中還可以這樣規定：欲將國家軍團移作國際軍團後備隊之用的時候，須得各該國政府的同意。在美國的情形，如果要調用美國的國家軍團，還須得國會的通過。如果真是有許多侵略集團起來叛變，有毀滅世界的危險，而國際軍團不足以制服它的話，獲得國會的通過也不是難事。

世界和平軍的作用

這第三個必要的修正可以概括起來這樣說：所有世界上配備重武器的軍隊都可以叫做世界和平軍。這世界和平軍裏包含一個國際軍團和五個國家軍團。國際軍團全由各小國的國民所組成，配備以小組所集體生產的重武器，直接受安全理事會的指揮。國家軍團包括有美英蘇中法五國的軍隊，各受本國政府的指揮，駐屯在本國領土之內，配備以本國所生產之重武器。國際軍團佔全世界軍力五分之一，爲世界和平軍中之常備軍，隨時可以調去討伐叛亂侵略的國家。國家軍團是世界和平軍的後備軍，於必要時得受調遣以協助國際軍團。現在假設全世界配備重武器的有力軍隊是一百，則各種軍團的實

其結果云：

國際警察——常備軍，佔百分之二十。

國際警察——後備軍，佔百分之八十。其中美英蘇各佔百分之二十，中法各佔百分之十。

據發動侵略的國家是某一小國，則國際軍團的單獨力量即足以制服之。如果發動侵略的國家是第一次，則國際軍團和其他的國家軍團共同聯合起來對付那個侵略的國家，彼此實力的比例是四與一，則每個侵略的國家也不是難事。這種武力分配制度可以解決了國際警察隊的難題。在這種制度下可以有一部份獨立的軍隊專備制平叛亂之用，而且使各大國各自保留自己自衛的武力。像這樣我們總算一方面有個適宜的國際警察隊，一方面却不至於有世界專制政府出現的危險。這第三個必要的條件是國際警察隊，當然是很有效的。這種制度又將各國的軍隊造成一種自然均衡的現象，使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憑其自然均衡的勢力。這個制度且將五十幾個小國的集體武力聯合組織起來。這就使每個國家都有一個組織起來是一點力量都沒有的。但若把它們集體組織起來，它們就可成爲一個單獨的世界一等軍團，雖有阻礙其人口。它們所組成的國際軍團，佔全世界軍力的五分之一，不僅可以保護各國以迄大國的合併，且在大國之間也能造成一種均衡的力量。凡是只想生存而不想侵略的國家，總算能國際警察隊是自己的救星。再說起否被各國所接受一點來講，這第二條必要的修正既不困難。這第二條必要的修正，當然是能接受的。這和全世界警察隊不至於變成世界上的專制魔王，而且每個強

國際警察隊

本國軍隊能供養着自己的武力以爲自衛之用。

修正的結果

在會議我們曾經舉過假設的例子。現在我們再來舉幾個例子，看這修正後的聯合國護照和修正的蘇聯軍隊到底有什麼不同。

第一、個例子：巨哥斯拉夫對意大利。

修正以前：巨哥斯拉夫通知意大利它要特里冥思特港。意大利將此案呈到安全理事會去。理事會遲遲不決。蘇聯聲明將以否決權反對過問此事。結果安全理事會沒有一點舉動。巨哥斯拉夫佔據了特港。安全理事會要除蘇聯和波蘭外都主張以武力阻止巨哥斯拉夫。蘇聯否決了這個議案，安全理事會毫無動靜。意大利警告蘇聯派飛機援助巨哥斯拉夫，但安全理事會也無可如何。最後意大利希求和平，於是巨哥斯拉夫佔領了特港。

修正以後：巨哥斯拉夫通知意大利它要特港。意大利呈訴到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投票測驗蘇聯對這問題的意見。投票的結果，十票之中有七票同情意大利。那三張同情巨哥的票有兩張是蘇聯的。蘇聯還有一張是另外一個小國投的。巨哥進兵特港。意大利呈訴到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遲遲不決。世界法庭裏十位法官有七位都判定說巨哥是使

國。那三個持反對意見的法官有兩位是蘇聯人，還有一位是某小國的人（現在就假設他是巨哥斯拉夫人）。安全理事會通知巨哥立刻自特港撤兵，並同時將國際軍團集中在巨哥附近的基地。巨哥只好撤兵。假如巨哥不撤兵的話，國際軍團可以進攻巨哥本土而廢除它的政府。世界法庭審判達法的會員國而加以適當的處罰。意大利取回特港。

第二個例子：英美對蘇聯以及原子彈。

修正以前：英美發現蘇聯正在製造原子彈。於是英美派遣長距離轟炸機載了原子彈飛往蘇聯，將其原子工廠完全炸毀。蘇聯向安全理事會控訴。但安全理事會置之不問。因為英美和它們的衛星國家如墨西哥，巴西，荷蘭，比利時，奧大利亞等國，佔了絕對的多數。結果安全理事會毫無舉動。但蘇聯的工作人員工作得更加緊張，有一天，天氣晴朗，紐約市和歐克利直兩個地方都炸成一片含有放射性的灰塵，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完全死亡了——其中且含有五十萬十歲以下的兒童。美蘇雙方都動員軍隊準備戰爭。整個聯合國機權和沒有存在是一樣。

修正以後：英美發現蘇聯正在製造原子彈，違背憲章中取消原子彈的規定。英美將此事提到安全理事會裏。安全理事會的監察員調查研究的結果認為這事是真的。再經過詳細研究之後，監察員指出蘇聯政府中某某人等對此事應當負責。世界法庭審判此等人而加以應有的處罰。蘇聯被強迫放棄非法的原子彈。於是科學家乃思利用所已經製成的原子彈去轟炸北極的冰山。製造原子彈的工廠也完全被

破壞了。蘇聯不能夠利用否決權來反對這些舉動。假如它要反抗的話，國際軍團和其餘的國家軍團都可以一齊去攻擊它。

第三個例子：英美於一九五〇年進攻蘇聯。

如果英美的人民因為懼怕蘇聯而結果都擁護了對蘇主戰派，則英美對蘇聯的戰爭是難以避免的。不過自聯合國憲章修正了以後，英美的民衆覺得只要蘇聯能遵守條約，是並不需要去害怕蘇聯的，所以無論世界上親蘇反蘇的宣傳是怎樣，英美的民衆也不會去一致主張對蘇作戰的。國際機構在那裏監視蘇聯，看它是否遵守規約。對蘇主戰派的勢力也漸漸縮小。資本主義國家聯合起來進攻蘇聯的事務於是不會實現的。對蘇主戰派的理論根據是怕蘇聯在一九六〇年左右進攻英美。現在且讓我們來看在聯合國機構修改了以後，這事會不會發生。

第四個例子：一九六〇年，蘇聯領導那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歐亞兩洲進攻英美。假如是憲章不加修正的話，我們在前面第三章裏已經說過了，這種戰爭是很可能發生的，而且戰爭的結果英美必遭敗北。這未經修改的聯合國機構到了那時就要遭從前國際聯盟那樣的命運了。就讓它仍然存在的話，它在蘇聯、中國、法國等否決權之下也是不會有絲毫力量的。到那時，英美和歐亞非三洲的人力、軍力、和工業力比起來，是弱小得多了。設若是將聯合國機構加以改組和修正，則聯合國機構的作用可以代替了強權政治。英美和蘇聯將失去了在世界上爭雄的理由和機會，蘇聯也不會再用武力來伸張它的

勢力了。所以這一九六〇年的戰爭，也和一九五〇年的戰爭是一樣，是不會發生的。

讓我們再假設蘇聯、中國、和法國，仍然是有一種侵略的陰謀，甚至連德國和日本也都加入了它們的黨裏去。假設它們都聯合起來反抗聯合國機構，並且終於征服了大英帝國和西半球。但是這些事情們是絕對做不到的。當它們拒絕了監察員而加速擴充軍備的時候，安全理事會就要有所舉動了。英美的代表兩位，和其他不願被吞併的小國的集體代表兩位，合起來仍然在安全理事會裏和國際法庭裏佔多數。那些陰謀家們如果發動戰爭，它們的軍力只佔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一——蘇聯佔百分之二十，中國佔百分之十，法國佔百分之十。和它們作戰的軍隊却有國際軍團，佔百分之二十；有美國的國家軍團，佔百分之二十；有英國的國家軍團，佔百分之二十。共計佔全世界武力的百分之六十。叛亂的國家們終要被打倒的。

這四個例子是足以證明這三個必要的修正是真正必要的。而修改後的聯合國機構也是在足以維持世界和平。這個新的機構是集體反侵略的陣線，有常備軍的國際軍團和後備軍的國家軍團做武力的後援。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再發動侵略戰爭，或作征服世界的夢想。犯了憲章上的規約以後，所加的懲罰是嚴厲、明顯、而確定的，所以也沒有國家敢輕易違反規約。這三種修正案所以能解決了侵略戰爭問題是因為它能直接剷除了戰爭的手段而不是消滅了戰爭的原因。戰爭原因是很多的，但戰爭的嚴重是沒有疑的。科學武器的分配管制和國際軍團的組織，也不過在幾個月之內就可以完成的。但

事除去了戰爭的經濟原因，也許要在幾十年或幾百年的工夫。使戰爭是社會上最不公平的事情，但能幹幾百年後我們還取消不了它。在國際上，也和在別的有組織的團體裡一樣，法官和警察雖不是最重疊的，但却是最切實的。最先必須保護了大多數的人民，使不受少數強暴份子的侵害，然後才可能逐漸改良經濟狀況，消除社會不平事件，促進教育和宗教，以求免除戰爭的根本原因。當今天世界各國都在瘋狂地作原子武器競爭的時候，世界法律和世界警察隊實在是我們求生存所必需的東西。這件東西只要實施我所定的武力比例分配制度就可以得到的。

德國和日本問題

解除德國武裝的計劃非常多，但根據歷史上的經驗，惟一有效的辦法是永久佔領該戰敗國。不過幾個戰勝國的聯合步驟要想永遠佔領一個戰敗國從歷史上看也是不可能的。德國現在分成四個佔領區——即英法美蘇四國的佔領區。各佔領軍駐屯在各自的區域以內，只服從自己本國政府的命令。爲前和四個佔領區起見，設置了顧問會，但也毫無權力，所有最後決定，仍取決於各區佔領軍之司令官。聯合國雖約定解除德國武裝，但這種約定是非常脆弱的。這個約定的先決條件要四個聯合國能彼此信任協調。到了四國不能互信協調的那天，解除德國武裝的事也就隨之煙消雲散了。若有一天四國之中有一國認爲聯合國中之某國就德國尤爲有危險性時，則當時德國仍將有再武裝的可能性。聯合國

之中，任何國都可以在自己的佔領區內隨時將德國武裝化。

第一次歐戰後，德國完全屈服。國際聯盟的規約完全禁止了德國的武裝。德國本沒有再行翻身的可能性。但不久英國又忌妒在歐陸稱霸的法國，又設法向德國討好。蘇聯是對英法都害怕的，甚至使德國在蘇聯的領土上重整武備。以後英法兩國的政客們又努力武裝德國以謀對抗蘇聯，而且美國的國務院也同意以巨款貸與德國以助其重建工廠。德國就是這樣在戰勝國的相互競爭中從新武裝起來的。歷史上的教訓沒有例外。

四個聯合國之間並沒有這種相互的信賴和協調，足以在數年之內共同協力解除德國的武裝的——當然更談不到數十年以後的事了。四國的佔領軍分成四區個別佔領，彼此毫無聯絡，就此已足證明聯合國之間彼此並無信賴。現在四國都競爭着去統治德國，因為能統治了德國的就能統治歐洲。美國對德國的最高興趣是雙重的：美國一方面希望將德國永久解除武裝，一方面又希望德國不為任何強國所濫持利用。美國要想達到這種目的，只有切實施行那對聯合國機構的三個必要的修正案。現在的聯合國機構如加以修正後，則可使國際軍團去佔領德國二十四年。或者佔領更長的時期也可以。在不久之步，無論是美英蘇聯都不需要在德國駐紮一個兵。監察員却要長期駐在德國各地，有權去調查工廠和營業執照。凡違反軍需禁令的德國人都要嚴加懲罰。這樣德國就可以永遠解除武裝了。德國的人民也可以不再做無國的難民，而聯合國間彼此的猜忌憎恨也可以免去了。

至於談到解除日本武裝的問題，也可以用這對付德國的辦法來同樣對付日本。國際軍團也可以代替舊國的軍隊去佔領日本，只要我國政府將詳細辦法規定出來就行了。而且修改後的安全理事會可以代替現在的遠東顧問委員會，以免去強權政治的角逐，兼以保障日本。將來如允可德國和日本加入聯合國的話，每國可尤其在安全理事會席上有一個代表。

世界聯邦的成長

有許多人都覺得，世界最後的希望還是在有一個世界聯邦。數年以前，許多人還認為這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認為就是在百年以後也不能實現的。但是在現在看起來，世界聯邦的發展却是完全可能的了。若將現在的聯合國機構加以適當的修改，就可以發展成爲一個世界聯邦。不過其中也可以再分成幾個地區聯邦現在若。想在世界上只設立一個政府，還是覺得世界的面積太廣，有些照顧不過來的地方。就是在聯合國機構修改了以後，侵略戰爭可以完全免除了的話，世界上七十多個國家之間仍然會發生許多困難複雜的問題，使各國彼此之間不斷有嚴重磨擦的。差不多所有的大國對於它們弱小的那邦都有一種經濟的壓力，但同時又希望這些小國能對它們協力。從各方面看來，這些國家間的關係都富有地方性質，不是聯合國機構所能單獨調整的。假如修改後的聯合國機構真想發展成爲一個世界聯邦，則必須還在世界各處分設幾個地區聯邦，以管理關乎地方上局部的事情。

這些地區聯邦處在七十多個國家和世界聯邦政府的中間，是一個中間機構。那時，修正後的安全理事會不必代表單一的國家們，却可以代表十一個地區聯邦。地區聯邦也是趨向於大同世界理想的一箇中間不可缺少的步驟。聯合國憲章已經承認集體保衛地方的辦法。這也可以推廣到承認地區聯邦是世界聯邦組成的一部份。地區聯邦的機構是由於三五個有共同政治經濟利害關係的國家所自由組成的。這地區聯邦的機構，應當仿照修正後的聯合國機構或世界聯邦的機構。關於委託於地區聯邦的權力，可以有下列幾種：（一）監督本地區內國家間的條約。成立一公正法庭，保護條約和各國市民的權利。（二）凡關乎本地區內的經濟教育和科學合作事業，可以與各國政府間成立條約。譬如說，地區政府將加得各國政府的同意可以發行地區護照，成立地區銀行，設立地區關稅聯盟，設立地區教育科學研究機關等。（三）管理地區間之海峽水道。所有此區域內之海峽水道皆當公用而受地區政府之監督。某些空軍基地須供給同地區內其他國家飛機起降之用。這個原則也可以擴大到使各地區的海峽和水道都國際化，共同置於世界聯邦政府統治之下。各地區聯邦還有一個功用，那就是管理該區域內各國所有的礦業地。假如該區域內的國家都同意的話，應當將該區域內所有的殖民地都歸該地區聯邦政府直接管轄，使該區域內各國家對該殖民地享有同等的權利。管轄殖民地的最後目的是改善殖民地的教育和俾使殖民地的人民。

試將今日的世界詳加考察，就知道這個世界的確有劃成幾個地區的自然需要。每一個地區都有其

從歷史、民族、文化上，和經濟上的特性。下面是世界上幾個地區劃分的大概情形。

1、北美洲區——有美國和拉丁美洲的共和國等。

2、英國區——有聯合王國及其自治領。

3、拉丁歐洲區——有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

4、中歐洲區——以德國為中心，附以鄰邦如丹麥、奧國等。

5、南歐多國區——有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巨哥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希臘。

6、中東區——有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巴力斯坦、阿拉伯、阿富汗、埃及。

7、蘇聯區——蘇維埃聯邦國。

8、中國區——中華民國。

9、日本區——日本本土。

還有兩個類外的自然地區，現在實際上並不歸屬任何國家統治。那就是印度馬來亞地區（包括菲律賓、暹羅、荷屬東印度羣島，以及南洋一帶），和印度兩個地方。地區聯邦政府的原則可以應用到這些地方來，一方面設法解放該地區人民，同時也使該地區現在的主權國能接受。試再一詳細考察這些地區，就可以知道蘇聯區、英國區和中國區都已經有一個中央政府統治着。北美洲區各國家也

都由於泛美洲議會而漸趨統一。中東區的政治亦有漸趨穩固堅定的傾向。在巴力斯坦必須有猶太國的建立。德國和日本問題須在佔領期完了以後再談。所餘者不過是拉丁歐洲區和波蘭多屬區而已。

有人主張自大西洋岸一直到蘇聯邊境，共組織一個歐洲聯邦。但實際上歐洲並不只是一個。最低限度要有三個：即拉丁、條頓，和斯拉夫。因此，建立三個歐洲聯邦實在比建立一個歐洲聯邦要合理得多。如果沒有一個强有力的國際組織可以担保「大歐洲聯邦」不致於威脅蘇聯和英國，則英蘇兩國是決不會答應建立這樣一個歐洲聯邦的。因為篇幅關係，本書不能詳細分析這十一個地區聯邦的可能性。凡對於這些地區問題發生興趣的人，可以參看拙著「全體和平」一書。

利用這三種必要的修正案，我們可以免除國際間用武力解決糾紛的惡習了。我們已澈底制止了武力侵略，則其餘政治經濟的侵略也可以隨之免除，因為政治經濟的侵略多半是以武力做後盾的。武力既失去了效用，則任何國家，無論它是怎樣弱小，都可以自由應付侵略的事體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免除國際間一切糾紛。但我們必須建立一種國際機構，使國際間的糾紛可以用和平方法來解決。只要在世界聯邦政府裡設立一個公判法庭這目的就可以達到的。這個世界公判法庭應當和前面所說的世界法庭有同樣的組織，其人員可直接由地區聯邦派定。世界公判法庭的權力可以解釋、仲裁、並強制執行含有附屬裁判條文的條約。所謂附屬裁判條文者，就是在條約中特別加入一條，言明訂約者雙方同意世界公判法庭的仲裁。凡包含有附屬裁判條文的條約皆由世界公判法庭強制執行二十五年。任

何種國間或多國間的條約，都可以附設一個裁判條文。但須得締約國各方的自動同意，不得勉強。且各地區聯邦或世界聯邦與各國政府間所定的條約必須附屬有這樣一個裁判條文。

世界公判法庭不能用武力來維持它的判決，但可以用經濟制裁來懲罰那違反判決的國家。所謂經濟制裁就是由世界聯邦政府對違約國加以一種經濟封鎖。經濟制裁須在世界公判法庭宣佈了經濟制裁命令以後始能執行，而事先必須得安全理事會裡多數票的通過。這就是說，世界聯邦政府對於兩國締約的事件並無強制執行的力量，除非締約國雙方事前自動願意附加一個裁判條文，那才成爲例外。各國間訂條約而附設裁判條文的日漸增多，則地區聯邦政府和世界聯邦政府的權力也逐漸增大。這個附屬裁判條文的新辦法能利用經濟制裁來強制實行條約，所以有強制仲裁的好處，這是大多數法學家所贊同的。而且這種辦法又能爲各獨立國家所接受。將實行條約的期間強制限定爲二十五年，可以避免不公平條約的無限期延長。因爲環境改變後，條約多半會變成不公平不實用的原故。

世界聯邦到底到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呢？現在敘述的都是由修正聯合國憲章起，到世界聯邦成立爲止的一些具體步驟。只要我們現在修改聯合國憲章，這些事都可以能實現。我們如果不修改現在的聯合國憲章，這些事就不能實現。我們不能只在推想將來的事情，我們還得回到現在來，看我們應當採取什麼具體的步驟，才能達到修改聯合國憲章的目的。

第九章 前途的展望

林肯：「過去平易的理論不能拿來應付將來險惡的局面。將來的困難很多，我們必需隨機應變。我們的環境既已一改舊觀，我們也必需採用新思想和新方法來應付一切。我們必需解放我們自己。」

提議修改聯合國憲章時英美蘇三個國家的意見都要酌量採納。從前這聯合國憲章的制定也完全是這三個國包辦的。它們將條款決定了以後，就將中國和法國召到鄧巴吞歐克思，對中法兩國說：「這是我們已經決定的事情，你們都同意嗎？」中法兩國都恭恭敬敬地說同意了。於是在舊金山會議的時候，又將提議修改的組織提出於全體聯合國之前。五大強國又說：「這是我們所已經議決了的事情，你們都同意嗎？」於是聯合國全體都同意了。這就是聯合國憲章制定的經過。因此，將來修改聯合國憲章時是否原樣照樣。那麼，英美蘇三國對於現在的聯合國憲章都各自保持着什麼一種態度呢？

美國與聯合國機構

從下列兩條憲法引文的後面也可以看出美國對聯合國機構的一般態度。紐約時報記載着聯合國機

「近來英國有一種傾向，主張將聯合國機構安全理事會裡的各
國代表……加以整理使聯合國成爲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外相貝文說：「我願意坐下來和世界上
任何國家的任何高級級的人士商談商談。我們要爲世界的議會制定一種憲法。這種議會和憲法只有一個
目的，就是維持世界和平。」那還差層起來，英國是希望修改聯合國憲章的。英國政府很明白地表示
「這是一項正在討論的國際機構。英國知道它自己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單獨生存了。它知道它過去所
能做到的力量已經完全破壞了。它知道必須要有一種國際的安全制度，然後在別國攻擊它
的時候，它才可以援助它。它也很清楚，如果要防止蘇聯併吞它地中海生命線上的諸小國，也惟有
這一個真正有效的國際機構然後才有辦法。它對於現在聯合國機構的政策是確定而有遠見的。這是很
難的。無疑地，只要美國肯提議修改聯合國憲章，英國是一定會贊成的。」

蘇聯和聯合國機構

蘇聯在蘇聯，我已經說過了，凡蘇聯主張擴張勢力的人都不會贊成修改聯合國機構的。像現在這
樣的聯合國機構再拖個三年，蘇聯自己也可，以有原子彈了。如果拖延了十年，蘇聯比英美的力量就
要大得多了。如果拖延了五十年下去，蘇聯的軍武派就足以征服世界了。且來看最近幾個蘇聯的官

聲明：

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史大林發表的談話說：「在資本主義壟斷的基礎上，政治經濟力量發展的結果，就是戰爭的爆發……我國的科學學不僅可以追上外國，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還要超過他們。共黨正企圖建立一個發展國家經濟的更新計劃，以將我國的生產水準增高為戰前的三倍……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國才不怕將來任何情勢的發展。」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紐約時報記載莫斯科的無線電廣播說：「聯合國大會開會了以後，有人這樣說：如要聯合國的工作成功，各個國家必須放棄它自己一部份的主權。這種提議實在是不懷好意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紐約時報記載蘇聯發言人列明向希臘的廣播說：「聯合國機構並不是任何事物的先驅……所謂世界議會不過是一種烏托邦，而且是反動有害的東西。這和世界聯邦以及其他最蠢的計劃都是同屬於一類的。」

蘇聯稱世界議會和世界聯邦一類的計劃為反動，那是有充分理由的。凡是這種人類友愛的計劃差不多都是由英美發起的，而且是以英美和西歐民主國家做中心而去組織的。蘇聯為什麼不疑慮呢？但是蘇聯也有一個和平派。這個蘇聯的和平派也將贊成這三個必要的修正。原因是這樣的：蘇聯領袖們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就害怕英美等資本主義的國家聯合起來毀滅共產主義和遏止蘇聯的工業發展。這個修正案可以免除蘇聯領袖們所做的這個惡夢。這三個必要的修正將使蘇聯和美國生產同等的重武器。

這種機會是永久的，並不是只存在五年或十年的。這種修正案且將使美國告訴蘇聯所有的科學家，蘇聯不要猶豫，如關於原子能的製造等。因為那時不致再害怕任何國家用原子彈來作戰了。從此以後，蘇聯就可以安心繼續它的偉大試驗，以發展它那共產主義的國家，可以不必分散它的勞力和資源到軍備上去。

蘇聯外次羅賓斯基在倫敦會議時曾有這樣的演說：「假如要使聯合國機構成爲真正有效的機關，蘇聯準備性它們自己一部份的主權不可。」當那演說時他是指荷蘭而言的。但是他說的話又何以見得就不能應用到蘇聯本身上去呢？蘇聯的民衆是和美國的民衆一樣愛好和平的。設若美國真正提議修改蘇聯國章時，大多數的蘇聯民衆一定會擁護蘇聯國內的和平派而贊成美國的提議。

不過蘇聯的和平派是不是能決定蘇聯政府的政策呢？美國國內的親共派人士說，這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其派的人士却說，這事是永遠不會可能的。不過我的意見是：對蘇聯提議這種修正案，確是幫助蘇聯的和平派去決定蘇聯政府政策的最好辦法。假如蘇聯政府公然拒絕考慮這個提案的話，這是證明了蘇聯還是爲獨武派所把持。這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和蘇聯開戰。但組織一個集體陣線來防止蘇聯的侵略却是絕對必要的事。

但國務院和新聞界的親廢派人士們一定要說：如沒有蘇聯的熱心贊助，英美想建立國際和平機構是不可能的。我說這般人是親廢派，是因為照他們的說法，美國的命運不操在美國人民的手裡，却

是完全操在莫斯科政客們的手裡了。我們當然應當和蘇聯真心協力去建立一個國際機構。全世界的人也都知道美國人民確有這種心意。但是如說要沒有了蘇聯的贊助，世界的和平就沒法建立，這話就根本不對了。照現在這種情形，美國既有這樣龐大的力量，建立有效的國際安全制度的確是美國的責任。有蘇聯的贊助固好，就是沒有蘇聯的贊助也不成問題。我們可以將全世界的國家都召集來參加一個集體安全機構。這樣的集體安全機構可以當作地區性質的事來辦，在聯合國憲章裡也可以詳加定明。這個機構的條規大體和那三個必要的修正案是一樣的，所不同的不過是這一點：這個新集體安全機構的中央機關必須能够製造原子彈，假如這個機構以外的國家也有製造原子彈的話。這個機構也可以集體製造重武器；比這個機構以外的國家製造的更多。

蘇聯是不必害怕這個集體安全機構的。這個機構公開地禁止各會員國發動侵略，且利用國際軍團來強制執行這種禁令。但蘇聯若想在軍備上和這個集體安全機構競爭却是做不到的事。英法中國都願意參加這個集體安全機構，這是沒有問題的。它們如要想美國保衛它們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它們就得來參加這個機構。所有的小國也都將樂意來參加，因為這是反侵略的集體陣線。世界五分之四的國家既如此有效地組織起來，蘇聯就不能再學希特拉去做征服世界的夢想了。當它侵略一個國家的時候，其餘世界上五分之四的國家都要立刻起來對付它。蘇聯若感到這樣孤立的危險，它也就終要放棄侵略的企圖了。那麼，蘇聯國內的和平派必終有一天會得勢，蘇聯也終有一天來加入國際機構。到那

時，世界上的戰爭就可以消滅了。

美國和聯合國機構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貝爾納斯的談話說：「我們不要以為把問題交給聯合國機構就可以解決的。我們不可過份依賴這尚在幼稚時期的聯合國機構。」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紐約時報的社論說：「以目前而論，要想取消各國的政府而成立一個全世界的超政府還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不能不尋求妥協的途徑。我們應當努力推進我們現在所能做到的事情。」像這些論調多麼怯弱無力。這那裡像一個堂堂大國的政治家和報紙所應有的論調。從前美國的聯邦同盟可以說是美國自己的聯合國機構。而哈米爾頓却論到那聯邦同盟說：「據我們經驗所得，我們的弊端並不只是在某一小部份，而根本是在整個機構的全體。假如不將整個機構的基本原理加以改變，修正是談不到的。」他為什麼沒有叫我們只推進我們所能做到的事情呢？我們為什麼要在危險緊迫的時候，反而遲疑不進呢？大美國在外交上常常慘敗可以說有三個根本大原因：（一）常存不慌不忙的態度；（二）懷着自甘暴棄的頹廢心理；（三）沒有健全的計劃。這三個原因自一九四三年起，也就是自我們有最好機會的那一年起，就聯合起來發生作用，造成美國在國際上許多連續不斷的失敗。這最後的結果，是很可能演成歷史上的悲劇的。

自甘暴棄的頹廢心理

我已經詳細說過，我國在原子和工業上的優勢，是受有時間限制的。在過去，時間對於我國總是有利的。但我國今日的領導者們却不知道已經時移勢易，今後的時間不再是我們的同盟，而是蘇聯的同盟了。我國的領導者們住在愚人的樂園裡，悠悠然不慌不忙。因為美國的物質環境太舒適了，他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各處的苦處，所以他們對於那可以毀滅文明的定時炸彈是不大注意的。現在足以震撼美國領導階層的意志的，除了對於時間的盲目而外，自甘暴棄的頹廢心理也是一件大害。這種頹廢心理是全美國智識階級的集體病態。這種病態不僅存於各黨各派的政客和官吏之間，而且蔓延到政府以外的各界領袖裡去。

由頹廢心理而表現出來的態度有兩種：（一）對於一切事情沒有一點辦法。（二）也許會有點辦法的，但是我們却無能為力。像這種頹廢心理如果用到小事上去也許會無關得失。但如若用到原子彈和侵略戰爭上去，却就有毀滅世界的可能。這同樣的頹廢心理在一九四〇年曾使法國全面敗北，並使英國幾乎遭亡國的慘禍。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在英法的背後還有美國做後援。但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在美國的背後只有美國自己。

在今日的美國內，對於時間不盲目而同時又不受頹廢心理影響的，只有一種人；那就是科學家。科學家的觀察是客觀而正確的。科學家既造出了一種尾大不掉的原子炸彈，他們同時也感覺到有著製造原子炸彈的責任。科學家對政客們正在作雙重的鬥爭。科學家們一方面要管制科學武器，一方面又要保持研究科學的自由。但是科學家也因為沒有實用的計劃而嚴重阻礙。那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烏萊博士說過：「我們在華盛頓得到一種新的恐懼。我們的恐懼是不知道政客們和外交家們將怎樣去運用原子彈」。

我國的政府是為政客們所把持的。這本是無可如何的事。但輿論界的漠不關心，和國務院的怯弱無能，常使這般政客們變成自甘頹廢。政客們所以這樣經不起挫折，多半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的生存完全繫諸選舉的原故。政客們考慮事情時，並不問那事情是否有效率，而只問那事情是否為選民所歡迎。選民的心理是常易改變的，而國際的情勢又是最富有膠着性。所以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不僅要有能屈能伸的彈性，而且還要有不屈不撓的堅強精神。他和別一個強國相遇時，他必定要劃定一條界限，藉此決不退讓。他必須要有勇氣和先見，將真實情況告知其人民，以便必要時人民能受其領導。但是普通一般的政客是做不到這一層的。一個堅定的政策會發生困難。一個外國政府可以拿戰爭來恐嚇，幾百萬有選舉權的人民平常是聽好消息聽煩了的，當然不喜歡聽戰爭這一類的事情。還有少數有勢力的團體也不喜歡戰爭這類的事。消息不好就是政治不良。政客們最怕的是選民不選舉他們。

結果，我國的政客們都被逼得只好走世界政治上最平坦的道路。這條平坦的政治道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也就是想盡方法安撫全體主義的國家。民主主義國家的政客們只好避免或拖延那含有危險性的政治事件，想盡方法做出樂觀的，和平而協調的假空氣，以安撫選民，希望再度當選。但是前一次選舉未過，後一次選舉又來。所以真正能鼓起勇氣來實行一種堅定遠大的政策的政客實在是很少的。那些依靠政客們做事的官吏們更是和政客們一鼻孔出氣了。

在野黨的共和黨如用勇敢堅定的外交政策來號召，仍然可以在選舉上有獲勝的機會。美國全國選舉的結果差不多都為五六百萬獨立選民所左右。這些選民的投票並不是以黨別為標準，而是以事件為標準的。現在這般獨立選民所最關心的事情是管制原子彈和制止侵略戰爭。他們很希望對於聯合國憲章加以真正有效的修正。但共和黨內部亦分裂成國家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兩派，彼此互相爭執。該黨內的國際主義者多半是態度消極的，而該黨內傳統的林肯國家派主義人士則趨於囂張孤立。共和黨人士還不能夠規劃出一個有建設性的美國外交政策以彌縫黨內的裂痕。

我的批評是對事而發的，並不是對人而發的。政客是不可少的人物。而且政客們多半是有志氣有愛國心的國民。但是我們同時也須要智慧有智識有堅定道義力的政治家。在政客中真正能領導美國走上光明正道的人確佔極少數。因為這種人的數目太少，所以工作成績也就難以表現了。像杜魯門這樣的人物就是很好的例子。美國有很多人都對杜魯門不滿，而且就連杜魯門自己親信的朋友在背後

也都批評他。但是在我看來，他倒是一位非常智力和政治勇氣的人。他又非常謙虛。這是一個了不得的德行。只要一個人謙虛，無論他是科學家或是政治家，將來都有希望。有些人曾對我說過，杜魯門是一位「小人物」。我覺得凡是對我說這樣話的人他們自己的胸襟就不大。凡對杜魯門有真正認識和研究的人，都覺得他的確是一位大人物。羅斯福有顯赫的個性，可以說是一位大紳士，但是他並不特別代表那一種人。杜魯門並不是一位大紳士，但是他那堅定的目的和精神充分代表了美國中西部的偉大性。杜魯門雖然亦帶有美國中西部人物的缺點，但是在沒有更好的人物上台以前，我是贊成杜魯門來繼續領導我們的。

國 務 院

差不多政客們都自己知道，他們在國際問題上是陷於泥淖而不能自拔的。他們在上下兩院裡的老委員會裡工作得太過度了。他們沒有時間能夠詳細研究那國際機構的重大問題。結果他們非得依賴國務院裡的專家和外界的顧問不可。在這些地方他們就容易信錯人了。有人聽了我這話也許認為我太高看不起國務院裡的專家和外界的顧問了。這許多專家和顧問有些都是國內的權威，比我的聲望要高得多了。就個人來講，他們都是了不得的人物。但就集體來講，這些權威者們的智識興趣和頹廢心理實在是美國國家生存的威脅。假如你是一位普通受過教育的安份守己的美國國民，你對於國務院那些

堂皇的辭令一定會很佩服的。

你也許會問：「在美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國務院裡，有幾百專家，有各種機構，有新聞報紙，它在外交政策上何以會錯到這樣的地步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這樣的：一個國家裡的一種運動是由少數人發起的。參加這種運動的人數多寡並不足以表示這種運動的好壞。現在世界上玩我所創的那種撲克牌的人總不下一千八百萬，但這並不能說我所創立的這種撲克牌的體系就是對的。這只足以證明，假如我創出的這種體系是錯了，我和我的同志們都是錯了。國務院也和別的社會機構是一樣，是被少數人所操縱的。一個社會機構的性格是由它那領袖階層的人物的性格來決定的。無論這個社會機構是一個私人的結社也好，是一個商業機關也好，是一個酒館也好，是一個國家也好，都是一樣。因此，國務院的性格智能也就是那些指導國務院和決定政策的人們的性格和智能。假如這般人的集體性格和智能是柔弱的，則整個國務院的政策也是柔弱的。假如這般人的集體性格和智能是光明顯赫的，則整個國務院也是光明顯赫的。世界上最光明顯赫的外務部恐怕要算蘇聯的外務部了。

現在美國的國務院有一件很不幸的事情，那就是國務院裡分成三派：惡毒的親共派，憤怒的反共派，還有少數的法西斯派。這各派的領袖都是幾個職業政客，對於世界大勢是不甚明了的。結果，美國的命運就為下流的外行人們限定到兩種基本外交政策裡去：一種是強權政治，那是蘇聯佔上峰的；還有一種是集體安全，那就是我們救命的基礎。國務院裡有一般少壯人士，能力比較堅強，頭腦也比

較光明。但是他們只能做本份以內的事情。假如他們做事離開了上層政客們所決定的路線，不但危殆，本且無效。無能力而慣於屈服的外交家反而容易步步高昇。

最後的責任是誰的

若將錯處都放在政客們和政府的身上也許是太不公平了。政府內部所充滿的頹廢和無能同時也充滿在其他各界的事業裡頭。勝利實在容易使一個國家頹廢。勝利使我們對於將來懷着自滿和自信的心。我們的勝利，以及我們前此未有過的戰時繁榮，都使美國人民只知道希望恢復戰前的享樂主義。這真是寶劍裝與狗穿的時代！

在廣島原子彈投下的前後，世界實際上已經起了劃時代的改變。但是我國的智識階級和實業界領袖們還沒有改變他們那舊有的思想。原子彈好像是一場惡夢一樣，在模糊的記憶中消逝了。所有一切都還照常工作。雖然也有人注意到目前國際情勢的險惡而互相警告，但是實事求是去做點事情的究屬少數。甚至大家都不暇研究應當去怎樣做。

凡看這本書的人都自己問一問自己的良心：幾年以後，我們的子孫都有滅亡的危險，我們曾經做過什麼事情去避免這種危險？國家重大的決定，無論是好是壞，最後的責任還是在國民。我們是民主的國家，政客都是我們的公僕。民主國家裡的政客們不能較選民們前進得太遠。政客們須獲得有智識

的選民們的擁護。選民不擁護政客，政客就得失敗。少數有智識的選民能影響多數無智識的選民，因而最後可以影響到選舉。關於外交政策更是這樣的。普通一般美國國民對於複雜外交的判斷，多半以他們所佩服的地方領袖的意見為轉移。這般地方領袖們包括傳教士、教育家、技術人員、商人、工人領袖等。美國國家的命運差不多就完全操在他們的手裡。但是他們曾為世界和平盡過什麼力量？實際上他們一點也沒有盡過力。每人都只顧小心保守自己的職業，就連原子彈都不能嚇動他們。

我們工業界的鉅子和工人的領袖們也沒有想到管制原子彈和研究國際機構的問題。這些問題如不解決，美國的工業是終要遭毀滅的。他們所做的事情不過是在搶着享受美國戰時的繁榮。至於智識階級的人，他們也多半照舊工作着，自己關在自己的意識範圍以內。還有許多經濟學家，把時間和武力的經要素都不看眼裡，只說是經濟的原因不免除，戰爭是難以避免。但是他們却不知道免除戰爭的經濟原因是需要數十年光陰的。在這些經濟原因還沒有去以前，新的戰爭又降臨，又要造出許多新的經濟原因。司徒柴實在一位賢明的經濟學家。他知道時間是我們最寶貴的商品。他說：「從容地走向光明以求有一天能達到永久和平的目的，這話雖是不錯，但是從容地前進就需要數十年的工夫。而同時炸彈的投下只是需要幾秒鐘的。」但是頹廢派的經濟學家們（其中包括許多自由主義派份子），就將現在的聯合國機構囫圇吞下去，以為不管怎樣都可以的。他們的意思認為戰爭的經濟原因如不廢除，任何國際機構都是無效的。世界都瀰漫在火焰裡了，他們還是彈自己理論上的高調。

報紙雜誌的主筆還是照舊地寫文章。暗殺案和各種瑣事代替了原子彈佔了報紙上第一面的位置。有法西斯色彩的自由主義者，仍然高唱以信心來抵制蘇聯的威脅。反史太林的人仍然是盲目地懷著憤恨。天真爛漫的人只顧推測第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情形。腐儒們還想從十八十九世紀的資料裡尋求原子彈的公式。我們社會科學的教師總有十二萬人。他們也不知道都在教些什麼！他們當中真能有五千人在這個困難時期興奮而積極地活動嗎？

那崇高的美國憲法是半打特出的人才所制定的。其中種種問題，像是主權問題，代理權問題，聯邦條文問題，聯邦軍隊問題，否決權問題，聯邦法庭問題等等，凡是當時有頭腦的美國人，對於這些問題都會熱烈地論過。但是今天怎樣呢？今天這般美國人雖是當時那些人的子孫，但是今天這些人却是不耐煩的、無智識的、沒有勇氣的。我國現在的國民好像都不知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殊不知我們如果不對我們的國家負責任，莫斯科的蘇聯人民就要替我們來負責任了。

還有些人將他們漠不關心的態度加以理性化，說是情願享受暫時的和平。他們說，關於世界和平的問題是很複雜困難的，應當讓政府或專家們去做的。對於權威的盲目信仰是全體主義的病態心理。一九三九年法國的軍隊號稱是世界上組織得最好的軍隊。張伯倫和得拉里愛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外交專家。可是英法人民却因為過於信任他們而幾乎遭受了亡國的慘禍。希特拉和墨索里尼也都各自擁許多專家，但不是也沒有免了滅亡嗎？

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我們要有理性的信仰，不可有盲目的信仰。我們要擁護政府，但我們必須要求政府將行動根據在明確的理智和計劃上。我們對於專家們的要求，不僅是要有崇高的原則，並且要有具體的機構以推行其原則。空泛的原則是容易的，能够推行原則的具體機構是很難的。我們如不這樣要求，我們就難免為官方的表面宣傳導入歧途。自然，世界機構的問題也是很複雜的。但假如我們把這些問題明白地提出來，這種問題一定還要比我所創造出的那種撲克牌的體系還要簡單。假如美國有頭腦的男女士們，肯將玩撲克牌的時間省下十分之一，來研究世界和平問題，美國不但可以免去原子威脅，就是世界上的侵略戰爭都可以免去了。

不健全的計劃

當美國的人民向政府的政客們和外界的領袖們請求免去原子威脅的時候，我國的領袖們總是毫無計劃地左一個安撫右一個敷衍。他們的頹廢心理和時間的盲目性成爲我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弱點。我們竟以失去原子和平只是因爲我們沒有近代具體綜合的計劃去獲得這種和平。有些誠實的和平計劃家他們想不出計劃來，是因爲他們不知道在國際機構上還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這第三條道路將聯邦式的效率和聯盟式的適應性合併在一塊。還有些不誠實的和平計劃家，因爲對現在的聯合國機構有興趣，所以就不願意去改變它。還有些自甘暴棄的人，因爲怕國會或蘇聯政府不喜歡他們的建議，以至

於這計劃都不敢提出來了。

第二一條路

誠實的和平計劃者所以失敗是有很多原因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之中差不多就沒有有人真正相信戰爭是可以免除的。但是他們却不知道，因為武器和交通上有了很大的改變，即使永久和平在過去是不可能的，在現在也是可能的了。這些計劃家總是說聯盟式的國際機構不適用，但同時他們又說聯邦式的國際機構難被接受。這兩種機構之中，有一種是可以成立的，但不十分有效；其他一種在理論上難獲有效，但決不能成立。在這兩種機構之中，他們選擇了前一種，期望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威萊士孫納在他的「決斷的時間」一書中，根據了過去模糊的經驗，下了判斷，但他並沒有根據現在火一樣的事實。他在短短幾行之內，膚淺地而教訓式地，就將國際機構的武力這樣重要的問題輕輕敷衍過去了。他說，過去為人所主張的國際警察隊，不但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而且在軍事上有危險性。他的話是對的。他所犯的最大錯誤是：他認為除了這個國際警察隊和必要時請求大國出兵運兩個辦法以外，並沒有第三個辦法。這是他最大的錯誤。他沒法，只好在兩個惡事中选择其一。他拒絕了國際警察隊，認為這是無法被接受的；於是他不得不接受這個毫無效力的聯合國機構。威萊士的最大錯誤是：他不知道還有第三條路可走。這第三條路就是世界和平軍的組織。在這個世界和平軍之

內，國家軍團可以保持大國間相對的武力，國際軍團却有力量足以制止任何侵略者，而同時不至於危害和平國家的安全。

紐約時報也是同樣只知道有兩條路，沒有看出第三條路來。它也認爲除了世界政府以外，就只有現在這個聯合國機構。世界政府一時既無法組織起來，則我們現在只好暫時接受這個聯合國機構，希望它能做到最好的地步。紐約時報也沒有看出來有第三條路可走。這第三條路就是：將現在的聯合國憲章加以適當的修改，使聯合國機構一方面管制原子彈和侵略，而他方面也不至於妨害各國的獨立主權。只是因爲對於過去和現在的實況沒有分別清楚，而且想用將來的幼稚辦法去解決今天獨特非常的問題，以致我國的領袖們和整個美國都走上頹廢的道路了。這種頹廢的結果一定要誘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智識上的興趣

現在聯合國憲章的運用是假設英美蘇三國能永遠合作到底的。並且假設：即使三國暫時有點意見不同，不久總會互相妥協，而和平仍然可以繼續下去的。國務院裡有許多人就相信這種假設。凡相信這種假設的人當然就認爲沒有修改聯合國憲章的必要。他們認爲三強同盟是聯合國機構的核心。只要這個核心沒有變動，像否決權等小問題是無關重要的。反過來說，如果三強同盟破裂了，聯合國機構

也就隨之破裂。其餘的小問題也還是無關重要。我真奇怪，就連原子彈也沒有把這種狂妄的謬說從他們的腦海中炸出去。現在的聯合國憲章對於他們代表一種智試上的興趣。他們怕修改了憲章以後，整個的聯合國機構會傾倒下來。他們和蘇聯的意見一樣，都一同反對修改憲章。世界滅亡了都不要緊，只是憲章一點都不能動。在原子炸彈出現以前，這些專家們還可以推論說：就是三強同盟破裂，聯合國機構解體，美國也可以不必害怕，因為美國在軍事上佔難攻不破的地位，但自從原子彈出現了以後，情形就完全改變了。假如聯合國機構傾覆了的話，美國的城市也將隨之傾覆。住在那些市城裡的專家們，恐怕也不能活着去承認自己的錯誤了。

胆小如鼠的人們

凡遇到有革新提案時，自甘暴棄的人不是說怕國會不同意，就是說怕美國民衆不贊成。華盛頓說得好：「正當的問題是：這事是不是我國所應當採用的。如果是應當採用的話，就提出來，反對的人也自然就少了。」假如我們的政府對於國際管制原子彈和侵略一事有具體有效的計劃，人民既會贊成，國會也會同意的。國會議員們所最關心的事情是選民給他們的信件電報和各方的輿論。美國國民已經接受過兩次反侵略的世界戰爭了。若真有一個有效的國際機構來主持永久的世界和平，美國的人民爲什麼會不接受呢？

意見狹隘的人就拿「恐怕議會不同意」來隱蔽自己的無知和阻礙思想的前進。國務院裡像這一類的人非常多。凡對美國羣衆心理有過深刻研究的人也許要問：有什麼根據可以推論說美國民衆是同意的呢？假如最近幾年來他們注意到輿論界對於國際機構和國際警察隊的意見，對於放棄自由發動侵略的主權之態度，他們的認識也許就不同了。有些胆小如鼠的人是這樣的：當他們說怕美國人民不同意的時候，他們心裡實在是怕蘇聯不同意。這種過度掛慮蘇聯的心理實在阻礙了許多有建設性的計劃。他們怎麼會知道蘇聯不同意的呢？要真正知道蘇聯是否同意，總要對蘇聯作點建議。但是他們連建議也不敢提出來。

若談到對付原子威脅和保證美國安全的具体遠大計劃，我們今天的國務院裡是連一點影子也沒有的。今天的美國像一條失去了管制的船，隨着海中的風浪而漂流。當美國國務卿赫爾在古巴吞歐克思將那怯弱的文件提出來，以備作將來聯合國憲章之用的時候，我曾說過，這條美國船須得謹慎駛駛。但在今天看來，這條船連一個舵手都還沒有。今天統治我們的人都是一般思想狹隘的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會將美國和世界引上滅亡的道路的。我們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因為沒有適當的計劃，以致頹廢的政策種下了惡果。我們自己只好自食其果。但正當那時，却遇見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原子物理學家將原子彈的祕密交給美國了。美國今天有這樣舉世無雙的權力，實在是爲人類謀和平的最好機會。但是我們不善於利用這個機會，結果處處失敗。我們不但對不起美國，而且也對不起衆

人類。我們混亂、挫敗、毫無舉動，誤盡了大好光陰。但是這種原子和平的時機如果失去，恐怕就難以恢復了。

再論三條必要的修正案

我們已經知道，要想獲得原子和平，必將聯合國憲章加上三條必要的修正方可。這三條必要的修正就是：

(一) 改組安全理事會和世界法庭；關於侵略和準備侵略的事件，禁止引用否決權。

(二) 各會員國委託全權予安全理事會，使安全理事會有權制止侵略和強制取消原子彈以及限制重武器之生產。

(三) 建立全體小國組成的國際軍團為常備軍，以各大國單獨組成的國家軍團為後備軍，用以支持安全理事會和世界法庭的權力。

利用這種方法，我們才可以免除英美和蘇聯爭霸世界的摩擦，才可以免除世界為原子彈所毀滅。這時的確是美國人民取捨從違的大關鍵；我們非常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支持這三條必要的修正案，並利用其現在的道義力以貫徹施行。假如不然的話，我國領袖界對於時間的盲目和頹廢的心理將繼續如前，而我們獲得原子和平的時機也就終必失去了。美國的民衆就是美國政府。他們可以利用他們

所選出的代表來解救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孫，並使全世界的人類都獲解救。他們可以發起一種民衆運動來救這種廢滅的國家意識和打破這種驕廢的心理。

社會運動有三種必要的條件：一是要有系統的信念，二是要有心理上的願境，三是要有組織。社會運動之最原始而最重要的條件是一種信念。一種信念就好像一種富有磁性的共同目的，這種目的能够吸引許多信徒而且能够將這許多信徒團結在一塊。有系統的信念是具有非常大的力量的。無論是好的信念或壞的信念，其力量有時可以勝過一切大軍。馬克思於一八六七年發表了他那有系統的信念，一直到現在，他的力量要大過所有海陸軍界裡的將軍。但是這種信念一定是要有系統有組織的。這個系統須是一個綜合的全體，內中包含許多理論和實用的有關部份。單是列舉許多原則，無論這些原則怎樣高超，都不能吸引信徒。因此，我國雖有許多和平運動的團體，雖有許多善意的男男女女所擁戴，但因缺乏具體的計劃，所以只是空費時間，不能有實際政治上的效果。

在武力的比例分配計劃裡面，我們有個有力量的有組織的信念。這個計劃也許不能算善盡善美，但在基本的機構上講，它是有效而且可以被接受的。凡對於強權政治不滿意的人，以及對於現在這形同虛設的聯合國機構不滿意的人，都可以在這個計劃之下團結起來了。凡對於這個武力的比例分配計劃作過詳細思考的人，都會覺得此外是沒有別的有效而又能被接受的辦法的。這個辦法既能管制原子彈和軍武裝，又能保護大多數愛好和平的國家以抵抗少數強暴的侵略者。這三個必要的修正案包括了

一切必需的要素，可以防止原子的威脅和制止侵略戰爭。這計劃如被採用了以後，世界聯邦的計劃就算達到初步的成功了。如若不然的話，這原子時代很可能變成新黑暗時代的。

社會運動第二個必要的條件是心理上順利的環境。種子播在荒瘠的土地上是不會生長的。從古以來，人類的渴望和平，沒有比今天還深再深切再普遍的了。今天的人類都在混亂、迷惘、但因缺乏具體的計劃，只好耐心地等候。但他們不能等待太久，也不能像第一次大戰後那樣容易被愚。上次那國際聯盟的惡影，在他們的記憶中還很鮮明。在這一天的戰爭中，美國人民的犧牲更大，但是他們對於自己國力的信仰和對於正義的信仰也更堅定。不過今天他們有一件新的懼怕，那就是懼怕原子彈。我從前曾經預測過，現在的這聯合國機構如不加修正，則在戰後的兩年之內必要倒台。照現在這樣在原子彈爆炸之下，倒台恐怕要來得更快了。美國有一種痛定思痛的覺悟。這個國家參加了兩次不是自己發起的戰爭，而且歐美各國的政客們也曾兩次諾言担保，說以後還同樣的戰爭不會再發生。但當美國人民覺得這戰爭一定還要發生的時候，他們那能不準備做點有聲有色的事情來應付呢？

第三個社會運動的基本要件是要有組織。不管早遲，一種具有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是要發生的。在全體主義國家裡的社會運動和在民主主義國家裡的社會運動是不同的。在全體主義的國家裡，只要把信念灌輸給少數的個人就行了。在我們民主主義的國家裡面，信念倒不在乎灌輸給少數高級的領袖，而是要灌輸給地方上各中小階級的領袖們。民主主義下的政治狀態是許多有力團體的不穩

定的均衡。美國的有力團體有教會、智識階級、商界、勞工界、農人、政黨等。這些有力團體對於美國的政治都很有影響。但同時也沒有那一個團體能壓倒一切和壟斷一切。在美國這樣民主政治機構下，民主共和兩黨差不多是勢均力敵的。只要有一黨能多得幾百萬張票就可以在選舉上獲勝了。因此，凡一個組織完善的有力團體常較普通團體的力量大得多。

有頭腦的美國國民不妨來組織這樣一個有力團體。我們不妨叫它做市民原子委員會。最好在每一種社會裡頭都設立一個市民原子委員會。還有兩個目的：一個是使該社會裡的全體民衆都知道對於聯合國憲章的修正是必要的；二是使地方上各界的領袖，如報紙雜誌的主筆、無線電評論家、傳教士、女俱樂部會員、教師、商人、工人領袖等，都去擁護這三個必要的修正案。最後，我們還要使那些在華盛頓的被人民選出來的代表們都知道美國人民是有決心要修改聯合國憲章的。一個含有兩三百萬男女女工的有組織的有力團體，既能够直接得到這些事情，當然也能够間接使政府有所行動。政府只要決心有行動的話，自然也就能使聯合國接受這三個必要的修正案了。照這樣，我們除了引進一個原子時代以外，還可以引進一個國際法治時代。到那時，世界上的永久和平就可以成爲事實了。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譯者 Ely Culbertson

譯者 方 達 文

主編者 錢實甫 繆振鵬

發行者 名山書局
上海蘇州路義安里一號

發行人 黃 大 白

印刷者 改造出版社

總經理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百十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 滙一版

時 論
叢 書

美蘇戰爭的推測

定價 國幣 三元

(外埠酌加包裝寄費)

048 1(35,11)

32 平 甲 10.

全 136 甲 3.0

※002兌(實15)

578

0050

• 本書封面設計 •
• 黃亦農先生 •



1.22

定價

3902